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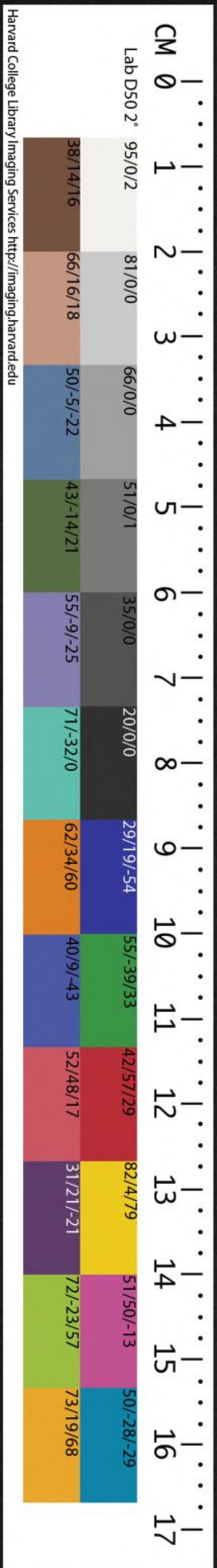
T 4664.7/29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39

皇明留吉臺奏議

特政  
用人

文十



皇明留臺奏議

時政  
用人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九

時政類

申飭朝勤事宜疏

林潤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校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酌陳考察事宜疏

陳功



隆慶年湖廣道

萬曆年貴州道

萬曆年江西道

萬曆年浙江道

萬曆年廣東道

萬曆年江西道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萬曆年河南道

陳川湖事宜疏

劉寅 萬曆年山東道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年河南道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年廣東道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譚希思 萬曆年福建道

申飭朝覲事宜疏

林潤

嘉慶初大學漢印  
圖書館珍藏印

臣等仰惟我國家稽古定制凡天下諸臣率三年

一朝大計吏治斥陟幽明甚盛典也我皇上憲

天法祖任賢黜治又四十年於茲矣歷年言官之建

明該部之題覆其法制詳盡宜垂諸萬世而無弊也

顧明禁雖嚴而奉行或有未至近例雖善而事體或

有未全臣等謹集一得列為四條上陳聖覽伏乞

勅下部院議擬俯賜施行

計開

皇明... 詩文頁...

皇明旨意卷之九十一 刑部奏  
一嚴法禁以杜科歛照得每次朝 覲先期吏部通  
將事宜題奉 欽依咨行都察院各省禁革應朝  
官員不許指以餽送爲由科歛百姓其所以防奸杜  
漸者非不嚴且預也奈之何因循日久法紀漸隳中  
間遵守不敢干犯者未嘗謂無其人然亦有不才之  
輩直以前項事情不過歷年故事殊無忌憚之心頓  
生覬覦之念指名餽送需索百方剥百姓之膏脂半  
充自己之囊橐况今四方疲困勞費百倍小民窮苦  
極矣又如此橫歛暴征奈之何不驅而爲盜也乞

勅部院今次申明法制務極嚴勵但有如前項不才  
官員聽撫按官從重叅拿究治仍於各官入京之時  
特 勅廠衛出給告示不許在京官員私相往來  
交接一面嚴差緝事人役多方察訪敢有仍前擯擡  
書儀餽送投謁即時拿問等因伏乞 聖裁 一旌  
異能以明徼勵切惟無所利而爲者大智之資有所  
感而後興者中人之性是以 祖宗每遇朝 覲必  
拔其賢能優著者賜宴賞賚以寵異之我 皇上  
御極之八年亦蒙傳諭舉行故一時人心奮勵職業

皇明留學考議 甲正卷九  
益修夫此浩蕩之恩希時之典爲臣子者雖不希望  
而心實邀幸焉應朝臣工奚啻數千而使二三卓犖  
之輩躬逢其盛則所以生其歆羨願慕之心而作其  
愧耻企及之志其於潛移化導誠非無補臣等再照  
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  
得 誥勅封贈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  
外官曾經撫按官保舉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  
年考滿凡與應得 誥勅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  
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行旌異者所以優異等是

國家激勵之大權也近年以來定以三年之內必有  
保舉三次者方准給與是亦慎重盛典之意但各省  
地有遠近而撫按之交代時有遲速如南直隸則交  
代而近故一有賢聲卽交章薦舉其在各省動至二  
年或代於任淺之時或滿於未代之先如是而槩舉  
以三次不可得矣遂使旌異之典不章人心亦何所  
勸哉乞 勅該部通行議擬賜宴賜賚盛典間一  
舉行其三年考滿者令其明開任內曾經幾次撫按  
有保薦又查歷年考語果有政績異等與該部所訪

相同及一二次保舉者仍照舊例准與應得  
 誥勅封贈等因伏乞 聖裁 一禁誣毀以佑善良  
 照得每次朝 覲之時多有一等聽選辦事人役先  
 在原籍得罪有司希旨報復即將各官微細註誤張  
 皇裝飾萋菲貝錦洗索癡污喧傳騰播惶惑人聽甚  
 至寫作揭帖投遞衙門粘貼地方壞人名檢以快已  
 私者夫當考覈之時人多樂聞人過一入在腹遂以  
 為真使當事諸臣疑信相半緣此竟致擯斥及後雖  
 知未嘗而事已不可復者再照 祖宗舊制拾遺只

及方面而不及縣令非獨詳於方面而疎於縣令也  
 蓋以方面官崇而履歷深任久而任論定或有漏網  
 公議不容縣令新進之士耳其職卑其任淺間有罪  
 跡暴著者不告訐於百姓則訪察於上司撫按論列  
 部院考覈臣等以為網法之密與方面不同即存留  
 復任者雖未盡賢亦不過氣質之稍偏識見之未至  
 可與之改過以遷善也去之則阻其自新之路矣仰  
 惟我 皇上之心四海之內雖昆虫草木皆欲使  
 之得所而新進之士或去以非罪使之沒齒懷恨於

草莽之中亦豈太平之美事哉乞

勅部院議擬

嚴行禁革誣毀如有此等聽厥衛巡城御史拿究仍照舊制拾遺只及方面而不及縣令庶中人有自新之地而豪強無報復之門矣伏乞 聖裁 一懲貪

墨以肅官箴伏惟我

太祖定國之初痛懲貪吏

故置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事官吏畏法而犯之者亦鮮近歲貪官不過止於罷職爲民夫貪官之所愛者財巧需苛征陰增酷籌鞭撻所至一

孔不遺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又不失其富亦何所憚而不爲哉子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聚斂之臣昔人已切齒之然昔之聚斂以歸於國今之聚斂以歸於家昔之聚斂與盜臣以爲二今之聚斂與盜臣而爲一是安可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乞 勅部院於罷斥之外擇其一二尤甚寃治如律籍沒其財仍先行曉諭以照法紀等因伏乞 聖裁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

校

隆慶元年任

臣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一草一木未植其生則天地非全功人君以好生爲德而一民一物未被其澤則聖人非全恩此博施濟衆堯舜猶歉於未盡而一夫不獲伊尹必以爲已辜也

臣伏覩

皇上登極

明詔有曰期衍舊恩適弘新化又曰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攄匡贊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欽此中外大小臣工恭承明命效忠宣力罔敢暇逸

臣

待罪南臺

愧無報稱謹以下情之不能自達者條爲四事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

一曰均封典切惟凡厥有位莫非吾君之臣凡爲人臣孰無榮親之念我

皇上嗣登大寶在京文武

群臣恩賚有差而南京諸臣未蒙暨及焉夫不泄邇不忘遠聖人公溥之心舉斯心加諸彼王者推恩之序均爲人臣均際維新之會而不蒙一命之榮寧能

愬然乎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惟

皇上加之意焉

耳如蒙

俯念臣子至情比照北京事例凡

誥勅進階實授移封等項恩典一體准給則浩蕩之

恩不間於遠邇而祖宗根本之地百辟增光矣

二曰恤倉攢天下雜職之官倉攢其一也祿薄官卑

而有錢糧之責稱艱苦焉南京外設三十六倉內設

四門倉又艱苦之特甚者也蓋各倉既有廩房以爲

儲積之所又有氣樓鋪墊以防浥爛之虞收多放速

加耗八升故鮮虧折四門倉原無廩座米皆貯於廊

房上無氣樓下少鋪墊易爲浥爛且收少放遲耗米

又止五升往年倉攢傳憲等累害身死羅寵等乞丐

還鄉近日如陳楠周倫等數十人盤驗虧折每至百

石之多本部委官查勘雖無侵欺情弊而正米法當  
賠償未經豁免茲遇 皇上明詔渙頒仁恩覃布

雜職每員給絹二疋倉攢如陳楠等既不得蒙賞賚  
之恩又不得蒙赦宥之典貧窘莫措控訴無由如蒙  
皇上俯念寒微行令查勘果無侵欺情弊豁免追補  
其四門倉糧米仍令從長計處收儲停當不致損爛  
數多苦累官攢則日月之明徧照於覆盆之下而雨  
露之恩霑濡於向隅之地矣

三曰恤吏典天下吏員始參爲一考轉參爲兩考給  
由赴部有辦事之例北部十八個月南部止六個月  
三考後滿有官辦之例北部六個月南部亦六個月  
夫奔走服役固胥徒職分之常然南北事有繁簡人  
有多寡餼廩有等差而官辦之期亦當酌量久近以  
示優恤於其間也伏覩 皇上登極詔書勿拘三  
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欽此  
又覩 皇上勅諭覃恩之典各衙門辦事官免辦  
一個月承差并辦事吏二個月欽此兩京吏員事同  
一體寧無一分之賜以及之乎如蒙 皇上憫念

皇明留學考言 甲正卷九  
異途行令查勘南京辦事官人數果少事體果簡  
俯從末識各免官辦三個月就將各吏應得俸糧扣  
除三月添補類派官吏俸糧以抵減免官辦之數永  
爲定規則非但吏胥知感而財用亦可少節矣

四曰恤軍士我 祖宗得國之初設錦衣留守等五  
十餘衛所軍皆註籍迄今軍伍之數不及北都之半  
而差使之繁難則過之如衛宮禁衛京城衛孝陵兩  
京體統相同至於兩關按部係江防之重寄而解運  
糧運輸運之苦又南京衛兵奔走捍禦而勤勞當卹

者也

皇上曾念及之乎如蒙

俯察軍情無

分南北比照在京軍士事例一體議賞則卒伍懷出  
格之衛而留都之藩屏可固矣再照欲議行賞先議  
錢糧南京戶兵二部鹽引馬價等項南京都察院掣  
鹽後湖黃冊各紙贖等項銀兩或貯本部或貯應天  
府上江二縣中間皆有可以支用者如蒙准行令各  
該衙門公同計議各照分數多少動支給賞事完之  
日造冊奏繳庶幾財用有資而事克濟乎

皇朝國朝書卷之九  
詩文頁卷之九  
三月廿三日言

乞及時脩舉以禪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六年二月內上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

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 臣一介草莽幸遇 明時

伏覩 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

卽位以來 敬天勤民 講學聽政翼翼焉稱一代

中興之令主矣故六禩之間吏稱民安黠酋授首薄

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

臣不敢以為未也然筭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

察 卒 死

皇朝國朝書卷之九  
詩文頁卷之九

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夥盜蜂起北出  
繪以和強胡南發兵以勦勁寇頃者 星象示異占  
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為盛治之累歟  
蓋太平之世以事為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  
惟夫當 國家多事之時正 天與 陛下經營  
之日 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  
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 國家之所恃  
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此 所謂太平萬世之業  
也 臣 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 祖宗之典參之

時務之略疏為五事以備採擇惟 聖明矜察焉

一曰聽納之貴廣也 臣 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

朝而聽政晝而訪事夕而修令何疊疊也然太平之

功非一人之略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

獲盡治効乃可觀矣今 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

賢每出一政行一令在 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為

明見萬里猗歟盛矣 臣 愚亡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

治望之 臣 往覩 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

百官之風采而已傳曰臣下勸然後知君之動節不

可謂非治世之徵也然 陛下曾未降一 清問

發一 睿斷以釐天下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

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 陛下如

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

臣不敢遠引竊攷 祖宗時 宣廟以前頻于

便殿召見大臣成 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壅

蔽為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

關輪對矣今 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

陛下時于 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為一代曠

典誠 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 臣願 陛下自今

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騁太平 常朝之外 時御

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戶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方

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即 召館閣公輔及各

部大臣 面加咨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

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 宸衷百官莫逃

于洞洞燭而 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

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為少也昔人

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為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

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臣觀 陛下則真大有

為之君也二曰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關

國家之理者亦多矣臣獨區區以財用為言者何也

財者民之心也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

惟其不忍失民之心耳 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

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寬郵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

蘇杭民力困拙特罷織造以紓窮閭雖康誥之如保

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臣聞之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

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為益也往竊見光祿

寺錢糧 陛下臣一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

止此必 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為供

上用而 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為賞賚戚里而

戚畹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

在于爭此尺寸之賞以開 國家之漏卮也是利孔

將安出歟業已往矣臣何敢言臣聞往者來之鑒也

今天下劬勩恭遇 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

出不經錫予無節臣恐 內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



皇明書錄 卷九  
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  
括之民間矣 陛下此時然後下 詔求便利百  
姓之道則晚矣伏望 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憫  
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 宗社  
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  
留臣願 陛下爲億萬年留之也三曰 宗藩之  
當卹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衍溢六合之內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 天潢之派乃  
太祖 成祖一氣而分 陛下豈忍使之失所

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約之漸也臣  
聞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  
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 宗支日繁  
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臣伏讀 大明會典  
內一款凡 郡王子孫有文器材能堪任用者宗人  
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  
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爲疎忌 宗室之說遂廢出  
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

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  
 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  
 等處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饑  
 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  
 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  
 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為非也而  
 況藩封之間哉今國家鼎盛諸藩樂善萬無  
 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為使者以洩無聊即不勤  
 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

之其于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可不為之寒心  
 也哉臣願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  
 出仕之路或并講求五世之義務使脛不至大而枝  
 不甚弱是乃篤厚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  
 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  
 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  
 也臣以為惟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勲  
 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  
 太祖成祖躬冒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

若將曰世世與國咸休翼衛 王室無敢斃也今堂  
堂萬乘乃天生 聖人以統羣生尚以 宗廟社

稷之重惟日兢兢旰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  
旌旗耳不聞金鼓卽已侈然膺爵祿之重矣 君勞

臣逸恬不爲異此 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 臣亡

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賴 廟謨弘遠力

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失筭以生戎心故疆

圍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糾聚

矣頃者虜王西行甘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抑又

何弗靖矣萬一虜酋寒盟飲馬長城則

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

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

甲控弦爲 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 臣不敢知也 臣

伏覩 祖宗時勲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爲

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

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材力之士則何

緩急之足恃也 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

不遣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

皇明名臣奏議 卷九  
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  
悉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既  
熟人望既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  
勞而食於國 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用新  
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  
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  
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  
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  
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 臣愚以爲 國家有急

有重臣以握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  
此交厲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

陛下圖之也五日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 明時矣

臣猶以爲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反之難也 臣嘗閱 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

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  
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  
處 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爲今之士氣

皇明留臺奏議 刑政類卷九  
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間有抵掌而譚當世恢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脣而稽矣彼之所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譎曰是吾職辦焉耳矣遇有利害卽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游待遷去矣嗟乎 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

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臣竊憾之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蹶則精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破綻方揚揚自以爲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哉于是相率而爲媵嬰怯懦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妻子之念而莫肯爲 國家發一言任一事者皆此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

蠹人最當今之大患也幸 陛下明見萬里精覈

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鬪茸無為者具以法繩之

矣中有推姦避事 明旨切責罔不慄慄逃誅然貪

酷之弊有跡而可據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

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為 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

痛搔之不可也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

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察除大計復

命外每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

紀錄久任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諛

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調不得幸免則人皆喁喁爭自

祓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

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

繇係天下安危 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

臣之疏為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

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

謂也今域中之治惟 陛下所執 陛下誠能

清心寡欲以端其原 召見公孤大臣以縫其闕日

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

定矣 陛下如日之升繇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  
 是臣所望於 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  
 才踈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  
 誤蒙 聖恩拔寘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  
 陛下耻立于 聖明之朝而為卷舌之士也且遭  
 荷 明良千載一時竊見 陛下求治甚切而  
 微臣復懷祿無狀有悖古人忘身憂國之義是以披  
 瀝勉竭涓埃倘蒙 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臣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十六年  
十二月上

恭惟 皇上軫念四方水旱頻仍扎扎焉慎擇守  
 令惠安元元是急時則合天下群吏而大計之正人  
 心淬勵之始治道維新之會也然而監司為守令之  
 綱考諫為守令之務廉靜為守令之實於此不加之  
 意其何以宣 上德而達下情乎臣敢以得於聞見  
 之真者條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一監司遷轉  
 當就近蓋 朝廷之紀綱寄於撫按之措注監司者  
 所 奉撫按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故分轄有方住

扎有地其爲責甚專其關係甚要矣况年來爲地方  
荒計議欲分道出巡遍歷誠恐其坐照不周者是可  
缺然久虛其位哉廼今有二三年間不至任者或因  
事故更易或以寫遠稽延帶管雖不乏人而不親臨  
不專理其於民情亦付懸斷遙度焉耳蓋十聞不如  
一見勢固然也彼當遷轉之時一省之中豈無資俸  
相應者就中擇而補之萬一本省無缺推之鄰近者  
庶地旣不遠時亦不廢其間人情土俗知之旣真處  
之必當不惟供應夫力之節省而裨益於地方非淺

鮮矣故不若就近遷轉之爲便也一遠方考察當加  
密蓋天下猶一身也腹裏以內精神之所常注而肢  
節以外尤意念之所當周臣嘗承乏江防巡察安寧

池太等府其按視之精覈不待言矣至於府領縣佐  
而下有一事而開戒數次者有一官而罷不及期者  
緣各差耳目旣庶推求殆盡卽一言一動無所容其  
掩護也若彼遠方者不然蓋一按臣坐鎮一省旣難  
遍週撫臣時巡二年始得報命此其法網之踈密人  
情之敬肆較之直隸地方相什伯也茲當大計之年



皇明留學考言 卷之九  
宜畫均齊之法酌量地方以爲旌別詳者加寬畧者  
加嚴無內肅而外弛無近覈而遠遺則斥罰之中寓  
愛惜之意而人心亦有所奮激矣臣固謂遠方考察  
當密也一考成事件當實蓋國家大事關切民生  
者奉旨允議定爲勘合章程限以年月奏繳部  
院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各府州縣科臣考成叅治其  
法非不嚴矣然責成雖切終屬紙上空言類繳雖多  
竟不移文故事求其實心行實事俾小民得沾實惠  
者能幾何哉臣未敢槩言天下事卽如丈田一件方

行自萬曆九年始至今七八年於茲皇上勤恤  
民隱摘查改正之旨惓惓不啻三令五申而遠省遐  
方尚有文書報結覆丈未完者有覆丈雖完而糧未  
定者抽丈之時去年委一官今年委一官矣征糧之  
際去年派一則今年派一則矣長吏不身親其事而  
遍委之驛丞巡檢彼聽選省祭之流以小民生活之  
產爲委官魚肉之資以國家版圖之籍爲吏胥鬻  
販之計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實徵冊漫無畫一竟使  
猾書得上下其手而奸民得夤緣其弊兒戲苟且莫

此為甚天高日遠小民亦何所控訴也閭閻之隱情如此而文冊之結報如彼考成之謂何哉誠因此類推其餘法必求其行事必求其當毋徇虛文毋泥故套如臣前所言者摘查一二示懲則矯飭無所遁而膏澤下於民矣臣固以考成責實之為要也一廉靖之吏當風勵方今天下嚴禁餽遺重懲貪墨言官申飭矣不踰旬而如故詔旨誥責矣不踰期而如故豈誠人心之不古法令之不行哉特未有以風之耳蓋買馬收骨千里馬之所以常有也茲當入覲

之期宇內諸司會同濟濟其間豈無清風兩袖不受一錢者乎即有之而眾皆嗤之不以迂腐目之則以矯激病之矣臣愚以為人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皇上欲以廉風天下不必為卓異之名以起徼倖之望以德勝不以才勝惟其實不惟其名特查廉靖寡欲悃悞無華者果即一省得數人焉不為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為踈果郡邑優於方面但及郡邑果尉倅優於正官即及尉倅不為躡等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聞以請特加褒寵俾天下曉然知上之崇廉

也如此吾人之以廉見拔也如此而天下不翕然趨  
於廉者臣未之信也蓋方今南北水旱災傷生齒殆  
盡與其粉飭逢迎以竭小民之脂膏曷若休養生息  
以培臣國家之元氣一激勸之下而人心之轉移世  
道之維繫胥有賴矣臣固以風勵廉吏之當急也此  
四事皆於吏治民生最切伏乞臣皇上留神采擇  
如果臣言不謬臣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天下生靈  
幸甚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萬曆九年任

臣近接邸報見我

皇上允戶部之請委藩司諸

臣督造各省黃冊

臣

伏念此事關係至重內有應行

事宜可備採摘者

臣

備員耳目不容無言

臣

切惟

國家所重莫先財賦版籍者財賦之所出也當今廟  
堂之上大小臣工淬磨洗濯其于財賦區畫詳盡亦  
可謂明作之日矣顧于版籍一事猶或畧焉臣恐今  
日財賦徒理於下知澄其流而不清其源甚非所以  
飭吏治而安民生也臣請備言六事皆下而民瘼所

皇明史記卷之九  
甲正類卷之九  
二四  
係上而國計攸關乞

勅下該部查果

臣言不謬

議覆上

請施行或載入考成冊內不惟大慰今

日海內仰德之心而吏治益修民生獲福

臣愚幸甚

### 計開

一曰嚴考成之令我

國家定制天下省直州縣軍

民黃冊十年一造令甲照然冊籍一成永垂遵守相

繩官吏莫敢變易其當時責成之嚴切可知也往遇

大造之年各州縣正官或因明斷不足致延閣於里

書或見事體重難多推避於更代未見本年之內有

能卽完實徵者實徵者不完故射利書筭始得夤緣

爲奸大州縣虛丁糧常至千小州縣虛丁糧不下百

原額不滿追徵何從其勢不得不儘見虛丁糧盡責

見年糧里陪納奸黠者得計詭免善良者破產完官

閭巷愁嘆莫大於此實徵無就之期本官有遷之望

遙相沿承其來已久不知於設官爲民之意謂何也

况明歲爲科舉朝

覲之期再明歲應行取陞遷之

候科甲正官不無有所規避踵循故習乞於先期

勅令天下省直州縣但遇行取陞遷要查實徵完成

起解明白該道府取下手官吏并境內里老各結狀  
申詳布政司撫按衙門重復行勘明白方准起送如  
有將舊底冊虛應故事者覺發之日定行叅究重治  
庶官無玩怠事可考成而各該布政司與南京後湖  
之冊不爲虛文一洗相沿之積弊伏乞 聖裁

二曰定原總之數凡各省直州縣各有丁糧總數載  
在版籍藏諸天府而糧之納有常賦丁之差有定額  
不因十年之內偶有增損之也除水患旱傷去處有  
田地荒蕪人民流移者責令該司開墾招撫要足原  
總外其腹裡地方有司不無生好大喜功之心延開  
墾招撫之譽不知其實利裨於 國家能幾何也今  
生齒日繁卽多報戶口亦不爲僞增但原額之產旣  
清雖多亦奚以爲合無申明此意行令省直州縣所  
報丁糧俱以原額爲據不得增新出奇以開有司僥  
倖之門至如丈田一節亦要足各處原額總數裒多  
益寡務得其平不得短弓行文積步生盈丈多爲能  
以鈞一時之譽其已丈者尅限催完卽爲大造則實  
徵黃冊爲有據而可守矣其未丈州縣行令照依原

總速爲清理以成厚下安民實政不得藉口羈延以  
悞大造伏乞 聖裁

三曰均丁糧之差有田則有糧有身則有丁丁與糧  
皆差皆出百姓之財力其來舊矣漏報戶口與欺隱  
田糧均之犯禁然田無隱而丁有漏者勢使然也假  
如民生稠密之處奚啻以數十萬計而官丁所報亦  
不過以萬計而已何也各州縣之差有原定之額期  
於足差而止耳固不必一一而籍之也其最不均者  
莫如大戶之丁多者常以百丁爲一二官丁而小戶

之丁少者常以一丁爲一官丁大戶之力下足以降  
壓里書上足以蒙蔽州縣故小戶之苦不得上聞罄  
終歲之勤足以供一丁之費非賢明有司孰能立此  
輦之命哉合無行令各州縣先期通融總審大小戶  
約筭境內若干丁口然後查照原報官丁若干或以  
三五丁爲一官丁或以十餘丁爲一官丁隨其多寡  
之期足原額而止仍令先照此款出示曉諭使知必  
行則丁差與糧差各得其均小戶與大戶各得其平  
有不舉行通融之法許地方軍民告發該州縣委官

以不職論庶幾可以奉行不至姑息實督造之至要也伏乞 聖裁

四曰一追徵之則昔有夏三則成賦周禮九賦歛民蓋著之爲一定之法不特十年百年之間而已我國家賦民之意何嘗不與禹周同至近年又行一條鞭之法亦易遵信矣然戶部歲歲頒行稅糧條則於各該布政司及轉行各州縣雖增減不多而則派不特間巷小民駭觀聽卽昏庸有司已先受書筭之愚美釐毫絲忽之間過徵有不及省又其奉到常

遲而期限又早州縣且照往年派徵中間或遇有寬恤之典小民已不得霑其實惠矣合無自本年起

勅下戶部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州縣於原額所定稅糧每十年之內通爲一則其有奉行停徵及新例起派者先期另行曉諭查照增減不在十年一則之內他如徵差亦照此例庶幾法令畫一官民曉然民間願望莫切於此伏乞 聖裁

五曰存留審編之規切惟 祖宗之法斟酌美善使由之者不易知知之者不易言言不易况輒易之

皇明會通卷之九  
耶隆慶年間兩浙始有條編遂易我

祖宗二百

年來輪差之法不數年盛行於江南既而浸淫於江北轉相倣倣以爲抹時之良方矣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若較利害之多寡則耗國家之元氣者此條鞭也使人貪其利之近而不知害之無窮者此條鞭也請先言利害而後及國家元氣之說可乎條鞭之法總笑人戶丁糧一例徵銀在官然糧差常易而丁常難故大戶常饒而小戶獨苦若能行臣前所言均丁糧之差之說則此若或去其半矣而猶終不能

免者村落細民吏卒困繫之日多而休養生息之日少也然終言其利而莫言其害者大戶喜其免目前身家之大費而細戶感於朝三暮四之術雖苦糧貴物賤弗計也若較之徃者輪差之日十年暇豫一歲供輸其氣象遠矣雖然此猶以民間利害言之也古者耕夫有受田之制而近代亦有限田之說蓋恐民間貧富不均則變所自起識治體者必先焉今皆不可行矣而損富益貧之意獨不默寓于其間乎蓋昔者輪差之行也間遇殘虐有司每一歲常破一二家之



產不知此一二者富民也其受併幪者不知幾千萬家矣今者條鞭之行戶戶聽比于公庭朝朝稱貸于隣里此在通邑細民盡然而田連阡陌之家益吞窮民之所有矣據一一家之所見以罷輸差是見別而欲廢屢也惜一二之富民而不惜千萬戶之細民王道公平之體果若是乎大戶既破產猶可及中人細民力竭則溝壑流移而已矣 朝廷發政施行孰當先而孰後耶况臣所論猶舉其偏重者言之也即條編而有司果皆奉行者乎卽輸差而有司果皆殘虐

者乎反是而論其利害又不知幾千百也此其所關

在 國家元氣

臣

是以不惜細論之也顧今行之既

久者其勢已成爲有司者必不敢倡爲變之說其有未行或行而未便之州縣乞 令戶部通行照舊審

編稍存

祖宗美意以惠此黎元實

臣

之所大願

伏乞

聖裁

六曰廣中外之示夫丈量清矣實徵就矣規則一矣可據而可守矣不廣示於中外則冊籍雖有猶束高閣遠方愚民何處憑稽是盈縮之權猶操於里書卽

才敏之有司亦難使之家喻而戶曉也必須動支官錢刊刻成書其書首開大造追徵之則次開該州縣田地山塘總數次稅糧丁口總數又次都總圖總甲總百里州縣不過百張千里不過千張其價甚微每里各給一本餘聽民自行收買執照如是則在官書笑既不得憑以愚詐細民卽有豪民亦不搖惑有司將此書鈐印一解該府一解該道一解布政司一解南京後湖永爲十年遵守訟簡刑清莫此爲要伏乞聖裁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萬曆二年任

臣等竊惟旌別淑慝者固進退之大典斥陟幽明者乃激勵之微權自古帝王未有不致慎於此者我

朝稽古立法在京官員例以六年一行考察著爲令甲法至善也萬曆二年例該京官考察之期仰惟我皇上獨秉貞明幽隱畢照當事臣工罔敢不竭忠慎慮惟公惟慈以期無負於明時之重典矣臣等又復何言但事干大察法不厭於精詳人惟難知事尤責於慎重臣等爰循舊例用綴前聞條爲五事上塵

皇明會典卷之九  
刑部類考卷九  
三十一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議擬施行

一曰論大體

臣等切謂人臣立身志節爲上 國家論人大體爲先况志甘守正者不能俛仰以徇時而智足飭奸者或能彌縫以獵譽此樸茂之士恒多負俗之愆而耿介之操動遭遺世之累若不辨其大體而槩指其苛細之事則守正不阿者或以一青見訾而任智多能者反以文飭獲免矣是故桐梓不以尺朽遺夜光照乘不以絛瑕棄何者以其可取者大也故今考察之

舉莫先於辨大體使其志節果虧也則雖才智可觀不得以此而倖免如其志節足取也則雖氣稟少偏不當以此而過求庶辨明精而善類不遺進退審而公道益著矣

一曰覈名實

臣等切惟考察名目大約有五年老有疾與夫不謹者例應罷斥矣才力不及與夫浮躁者例應降用矣年老有疾者旣易見也不謹者不足惜也但不及浮躁二項欲以二字之微而槩人平生之實切恐老成

持重者似涉於遲鈍厚重少文者或歎於振揚慷慨  
任事者不足於深沉直諒自持者有歉於渾厚此皆  
以正直之儔而涉於疑似之迹萬一不察將不免有  
誤退之虞而此臣者一經指摘志意銷阻雖有抱負  
莫克自振矣故今考察之舉莫要於覈名實所謂不  
及者必智力困詘者當之而老成厚重者不可以不  
察也所謂浮躁者必輕佻不檢者當之而慷慨直諒  
者不可以不辨也庶旌別當而是非不淆權衡審而  
邪正不紊矣

一曰專考劾

臣等切惟京官考察府部院寺各有僚屬六年之內  
員數頗多當事臣工欲稽之素履則陞遷離任者或  
阻於聞見之未真欲叅之輿論則徇私怨恨者未必  
議擬之皆當惟各衙門堂上官日率其僚屬朝夕共  
事考驗之真縱或先後異時其事蹟具在稽查亦易  
但心存長厚者憚於指摘欲避嫌怨者易涉含糊夫  
考察之舉斥陟所關事體至重不容不慎伏望  
勅下該部轉行兩京各衙門通將六年之內各該僚

屬逐一虚心細加評品據事直書如某應罷斥則以某事考之某應降用則以某事知之疏其名務類證以事列其款務允服其心不得復爲含糊兩可之說俱類造一冊先期咨送部院以憑覆覈庶責成專而人無推諉叅酌審而事有指據矣

一曰慎咨訪

臣等切惟知人則哲自古爲難考察之舉當事者每以見聞難周其勢不得不資於廉訪但公是公非固多其人而私怨私憎者未必無也畧報復之私者多

肆爲媒蘖之言懷中傷之計者或摭以曖昧之事一或不察不惟直枉爲其所淆而善類之受害者亦多矣伏望 勅下該部申飭當事諸臣必也本之考驗以稽其素叅之考語以核其實又兼之輿論以驗其同一切媒蘖之言撫拾之語務加詳察以辨是非庶青蠅無以惑聽而市虎無以騰訛所以昭 國家蕩平之治者在是矣

一曰惜人材

臣等切惟人材之生培植之也甚難摧折之也甚易

我朝京官考察例以六年較之外官爲少踈者豈故詳於外而畧於內哉蓋官聯密邇法紀森嚴况耳目易逮可無過於操切也伏覩自隆慶三年考察以來隆慶四年特行考察科道矣皇上御極通行考察京官矣六年之間蓋凡三舉歛揚淘汰似亦無遺况聖明在上咸思砥礪以承休德臣等切恐循習故事或分限以衙門或取盈於定數將不免吹毛以求庇洗垢而索瘢矣伏望勅下當事之臣今茲考察毋泥成規務拘定數果一署不肖雖多去數人不以爲刻果一署盡賢雖不去一人不以爲徇母以衙門而限員毋以舊額而取足庶評騭不傷於苛責而擯斥不至於泛加所以培國家渾厚之體者在是矣均乞聖裁

酌陳考察事宜以飭吏治疏

陳功

萬曆十年任

照得萬曆十一年又當天下庶官入覲之期一應考察事宜節經言官建白部院議覆業已詳且備矣但先後時勢不同而議法不無少異有往年議行而輿論不便所當報罷者有裁省太過致生弊端酌議當補者有往時雖行而時移事久人心玩愒所當申飭者謹採群議叅以見聞分爲條款爲 皇上陳之一曰權大較以服人心夫考察之典原爲懲不肖但

全才難得有所長必有所短或賦性稍偏而舉動不免忤物或謀慮未悉而措注少乖輿情揮霍裕於煩難而小德或有出入鴻碩利於盤錯而當事或有乖違是據其一節似於道有虧而揆之大較其所善者固多也若不論其衆善之長而惟指其一節之短則吞舟或至於漏網小疵乃過於銖求此去取容有欠當而人心之所以憤怨不服也故連抱寸朽良匠不棄而孔子亦曰赦小過合無今次考察行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辨其人品察其心術槩其蒞

任以來行過事跡斟酌較量註爲考語考察之時該部院據其實跡叅以聞見果大德不踰卽小事少有出入亦在所收縱細行能矜而大德或至踰閑亦在所去如是則不肖者不以片長倖免賢者亦不致以一青遽棄矣

二曰補考語以妨奸蠹查得往年覲例各差送冊俱有五花不獨紛紛攢造有工食紙張之費而冊送部院亦苦於檢閱校讐之勞萬曆八年該言官條陳部院議覆止存簡明五花裁革蓋所以去煩文省靡費



法至善也但查簡明文冊姓名履歷之下止填貪酷  
年老不謹不及浮躁罷輒等字而絕無考語夫撫按  
原有五花簡冊無考可矣各差惟有簡明一冊而更  
不註考無論遺忘錯誤不便檢查而奸蠹生心舞文  
玩法以貪爲不及以酷爲年老諸如此類補綴洗改  
難保其必無各差據之以聞報部院據之以考察恐  
毫釐之差將千里之謬也夫考察之典正欲博採人  
言以資聞見何靳一考而致有訛謬如此乎查得先  
次南京屯田等差雖不造五花而於簡明冊內間亦  
註考似爲長便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差御史除五  
花裁省不造外於簡明冊內仍註本差考語考註之  
下再分別貪酷年老等項明白填註不獨洗補不便  
絕無文飾之奸而叅互稽覈部院亦有所據以爲准  
而無訛謬矣

三曰絕顧避以公糾劾查得往年朝覲方面有司  
皆得撫按預先論劾以聽部院會同考察此舊例也  
但節查撫按糾合之章多苛於有司而踈於方面且  
多係去任夫方面之數原嗇於有司本難一律然亦

豈處處皆然哉蓋緣方面之於撫按地位迫近相處親密易於紵縫且中間或同里閭或屬舊知或溺於氣味之投或阻於權要之囑又有巡撫見其可去而避於巡按之見殊巡按見其當黜而避於巡撫之申救恩怨交戰於中是非眩惑於外徃徃一切姑置而惟取一二去任者以圖塞責矣然今日之去任前日之見任焉有見任行事絕無物議而去任免事之後反有人言且其人已去對質無憑是非易淆賢否因之倒置者不終無也合無今次考察預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將所屬方面官員不拘見任去任虚心秉公逐一細加體訪查照貪酷等例據實叅劾不論同里不念舊遊不溺已之私不徇人之情巡撫真見其可去卽拂巡按之意而不以爲嫌巡按真見其可處卽於撫按相左亦不嫌於異同不肖之人一二不嫌於少果衆也雖數人不嫌於多惟求其當而已如是則積久相沿之弊一時可革而方面之不肖亦不得以他故倖免矣

四曰慎糾拾以惜人才夫有司之職最號親民其人

果賢則地方受無疆之福若果不肖則地方受無窮之害此近例於大計群吏之後復許科道糾拾者蓋惟恐不肖漏網而重遺民之害法至善也但方面體勢稍尊而不親民事且其歷任也久更事也多槩其平生足可指摠若夫有司職卑而親事職卑則難於執法親事則易於斂怨而糾拾不據撫按揭帖不由司道開報多主於京師之傳聞夫以難於執法之官兼以易於斂怨之勢惟執傳聞之言以定去留之準恐推奸避事者多安享祿位而任勞任怨者又遭

顯斥矣且各該有司多係筮仕一經指摘終身受汗深爲可惜查得嘉靖十三年科道建言部院議覆止糾方面不糾有司無非愛惜人才至意合無以後拾遺亦止及於方面於事體反覺停妥庶任事之吏不致以官爲累而斥幽不濫於無辜矣

五曰預禁約以絕科索夫朝覲之典三年一舉卽別項科求等弊如輿馬之供應僕從之工食須知之盤纏行一番則有一番糜費民已不勝其擾矣矧不才有司假此媒利不攤派於里甲則勸借於富戶不

動支自理之紙贖則摻括大戶之羨餘甚有將庫貯  
錢糧充爲京邸囊橐者以故身尚未回事先敗露往  
往見之奏牘行之提問降調褫職比比而是此固積  
弊相沿要亦禁之未預也臣愚以爲與其重懲於旣  
往孰若嚴禁於將來與其事後而法在必行百姓已  
被剝削孰若先事而預行申飭使斯民全無科索之  
害之爲愈也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該撫按衙門將  
所屬應 覲官員預行禁約人人曉然知科索之弊  
明例森嚴諸犯剝取之條攤派之禁者法在不宥如  
是不獨令預而知遵民免科派之擾法立而不犯官  
亦可無敗度之失矣

六曰嚴暗揭以杜中傷夫考察群吏先憑撫按疏冊  
叅以部院聞見賢者留不肖者去足爲指據又何流  
言之足畏顧奉公之吏每不便於行私而執法之臣  
多見忌於讐口或造爲飛語轉相傳播或捏寫事跡  
暗自投人其始尚知所從來其繼則不可究結夫市  
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此理有固然勢有必至  
合無今次考察先行各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

細加察訪可去可留一一的有指實不可輕信一二  
浮語致淆真偽至於考察之際大張榜文嚴禁私揭  
仍行五城御史不時查訪若有此輩暗地傷人者委  
拏正法其在京要緊衙門亦不許聽信流言接受揭  
帖如是則賢者不致中傷而不肖者亦不致倖免矣  
以上六款皆稽之往牒酌以時宜故敢先事冒陳冀  
以少裨計典於萬一耳倘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部院擬議施行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臣以一介草茅蒙 恩拔居言職近閱邸報見刑部

等衙門傳奉 聖旨近來災異疊見雨澤愆期朕衷

深用警惕恐刑獄冤濫上干 天和三法司并錦衣

衛見監罪囚答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

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虚心鞫審并枷號的都

寫來看南京及各省一體遵行欽此臣捧誦再三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格天者諄且切矣 皇上之遇

災而思以脩弭者亦懇且至矣然格天以實不以文

而弭災則豫之道勝也臣敢以狂瞽之見爲皇上

陳之皇上英資天授睿智性成孝養兩宮恩覃

萬彙郊則躬承旱則步禱而尤加惠元元議蠲議賑

從納如流天下臣民咸欣欣然謂明主方隆唐虞

之治海宇庶幾太平之象矣然而東南頻年水旱西

北異常風霾百姓展轉於溝壑虜酋跳梁于邊陲天

鼓鳴地脉震天星墜而有聲鎗刀光而起火天心

示儆變匪一端皇上得無以忘予之天不可爲怒

予之天猶可爲乎故切切切然儆惕于衷而猶重以刑

獄冤濫爲天下慮也臣切以爲變不虛生感召在人

欲修省而挽回之其本在養聖心以崇昭假之實

次則以飭武備裕儲蓄爲修弭之具而刑獄之中最

易冤濫者莫重于人命強盜兩端今日之所宜申飭

於臣下者也所謂養聖心崇昭假之實者何蓋人

君一心卽天地之心其興居言動喜怒予奪皆關乎

天地之動靜故惟勤學可以澄定此心皇上經筵

之御得無有昔勤而今怠者乎願自今以往時御經

筵俾大臣侍從輪直進講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訐謨虛衷討論則典謨訓誥皆 聖心之師資以勤  
 學而養矣惟勤政可以惕勵此心 皇上視朝之期  
 得無有昔勤而今倦者乎願自今以往昧爽臨朝退  
 御便殿 召見閣部大臣商確時事及章奏之可否  
 旋賜批行則正言讜論皆 聖心之藥石以勤政而  
 養矣而又毋以寒暑輟其功毋以幽獨墮其行 深  
 宮大內懼女謁盛而遊幸不節左右近侍防讒夫昌  
 而慎選其人一喜怒一予奪務與天心相駘合則心  
 正而 天心未有不應者此昭假之實 皇上宜加

意矣以脩弭之具言之 國家之武備凡以為不虞  
 之防今之邊陲防範亦既周矣但承平既久玩愒成  
 風操練皆屬虛應器械悉為朽鈍脫有卒然之變則  
 疲卒潰兵何以禦侮朽鉞鈍戈恐難決勝如兵計之  
 調何 臣請 勅下該部轉行各邊督撫及將帥諸臣  
 修險隘謹斥堠嚴哨巡以捍其外練兵馬新器械撫  
 士卒以堅其內然大將擁重兵於巨鎮固為緩急所  
 恃亦恐驕盈易生令之掣肘不可寵之太過尤不可  
 則慎選於始而節制於后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

預飭者乎 國家之積儲凡以爲軍國之需今內而  
太倉告匱外而各省告賑勢岌岌矣脫有意外之用  
旣無以取于 國又莫能取于民上下俱困食計之  
謂何 臣請 勅下該部先將調停隨事樽節凡開納  
之銀兩徵解之錢糧并工部營膳太僕馬價等銀一  
應存留以備邊用其餘不急之費悉從裁省至于沿  
邊屯田行各鎮督撫稽查侵占分屯給種使無做則  
歸田而耕有做則執戟以戰寓兵于農而餉賴以濟  
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預備者乎以刑獄之最易

冤濫者言之人命之檢驗必憑于件作使于告發之  
日近則一日遠則三日問官親行相檢則真形尤在  
內外合一傷之有無自見件作亦難弄弊于其間也  
邇來郡縣多至旬日不檢或又止于差官夫旬日之  
後形骸腐解外傷已滅其迹內傷未免恍惚况所委  
之官又多下僚或徇情於請托或溺志於苞苴遷延  
日久奸弊愈滋皆由問官怠緩所至其上干 天和  
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  
屬自今人命務以三日之內初檢爲定其初無而後



有初有而後無者卽屬弊端嚴加訊鞫不得委之下僚以致踈虞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死不啣寃生不枉斃而人命之刑獄無濫矣盜賊之訪緝必藉于捕官使其所捕之盜果有原告所失之贓所扳之人亦分有原告所失之物罪自不容追矣顧近日郡縣捕官一遇有盜推求影响捕兵乘機挨捕需索良民少不如意卽私記其姓名得一真盜則以私記之人令其當官口報大戶指曰窩主小民指曰同盜問官徃徃聽其扳扯繩引蔓連動以拾數旣苦桎梏繫囹圄羅織鍛鍊致事未白而身殞牢獄者徃徃有之幸而得免亦體無完膚家無宿儲矣其上干天和誠有如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強盜除驗贓得實依律處治外其餘毋得聽信妄言指及讐扳窩主強盜誣陷良善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猾捕不得以肆毒玉石不至于共焚而盜賊之刑罰無濫矣然此由京師以達之天下直一有司事耳至于宮闈之內臣猶有過計者皇上英敏特出左右近侍未必盡當聖心少不如意刑之或過於此

輩不足惜所以傷 聖心之和爲養心之累者非淺  
眇也中庸以喜怒之中爲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有  
味乎言之哉臣願 皇上繹中和之旨慎七情之發  
無一念不對乎 天地則昭假之道信不以文而以  
實 聖明端本于上臣工自將順于下災異日弭禎  
祥叠見保 國家于長治奠 宗社於久安萬萬年  
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陳經理川湖事宜疏

劉

寅

萬曆十六年任

臣待罪下邑五年每接邸報仰見

皇上愛民好

生從諫轉圜凡諸臣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以故海內  
百姓鼓舞更生莫不舉乎加額祝頌萬壽無疆矣惟  
川湖兩省一則屢年水患一則頻年用兵軍民有未  
盡得所者臣產於楚官於蜀耳目所聞見最親且切  
有不容緘默焉敢爲 皇上陳之夫西蜀去京師

萬里峻嶺高山夷漢襟居土番種類非一而大爲害  
者松藩建昌二夷建昌乃雲貴咽喉有城池學校軍

皇明宣宗皇帝實錄卷之九  
年正月卷之九  
四  
衛商民湊集於此由省而至建昌將僅千里道經大  
渡河相公嶺九折坂二十四盤等處勢難登天險蹈  
虎尾惡蕃盤踞於內十餘年來出搶殺戮慘不忍言  
荷蒙 皇上遠念邊鄙特遣撫臣漸次剿除向以  
全軍已進建昌而止令三軍把守馬湖隘口爲臆乃  
誘和尋自喪厥躬卽死有餘辜矣今日仰伏

天威直搗巢穴惡蕃蕩平百姓歡呼載道可以紓  
皇上西顧之憂彼撫臣職任闔外之寄雖臥薪嘗胆  
成此勲業而人臣分所宜然但念蜀民方以採木未  
已而師役繼之將士跋躡險阻出萬死一生斬首數  
千按臣精明勘驗甚確而又有監軍紀功二道在焉  
未敢有欺罔者其百姓造作火藥器械担運糧草魚  
鹽隨大軍以往相依爲命而辛苦艱危視兵卒無異  
夫撫臣無論其籌畧但卽其久住邊疆不可謂非勞  
將士無論其斬獲但卽其深入賊巢不可謂非勇百  
姓無論其轉輸但卽其採木征伐不可謂非苦况剿  
滅大夷邊境寧謐論其功烈民心自有公道  
朝廷當有激勸也不有厚賚何以酬將士之死力不

有蠲賑何以甦百姓之久困乎夫松藩已安於盤石  
矣建昌因有瀘水之瘴前兵道多住雅州遙制之以  
故建昌扇亂賦乃邛部所轄反爲強敵也彼武侯五  
月渡瀘未聞染瘴而建昌貨財所聚素稱樂土該道  
何憚而不駐扎於此今惡番已擒乃政令一新之始  
其欲調度軍將脩葺城堡經畫兵食臺臣言之甚悉  
無容再贅事在撫臣酌量善後機宜以垂永遠之計  
臣獨謂兵道居於建昌自可以訓練軍士控制蠻夷  
安撫百姓猶爲得其要領逸而有成乃今日之急務

也夫楚地乃江漢合流之區夏秋靈雨二水一旦驟  
發其泛濫冲决爲患尤在比之河民遭陷溺春間餓  
殍未可數計今年之水較昔尤甚所以然者蓋由支  
流淤塞兩岸堤築未堅以故洪濤并至急塞難通輒  
壞田廬爲魚鱉久矣而府州縣水利之官坐視而不  
爲之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哉夫禦水者在堤之高  
厚脩堤者在官之賢能今之被災地方皆藉口築堤  
矣然春冬間民方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責之興工是  
利未興而害已先之有官給銀者多爲吏胥所侵尅

未受實惠小民畏法勉強担沙成堤以畝高大可觀  
水至則决裂四出而不可禦是徒費官錢空爲勞民  
矣今當責令水利官親爲經理惟藉民之力不費民  
之財給以倉谷築極高厚如有冲决重加叅治可也  
况楚地廣濶大半蘆葦之場東决西淤原無定在而  
决者淤者莫非民田歲有正賦但彼權勢見淤者則  
起貪心其中湖地市口皆侵冒爲己物莫敢誰何賦  
稅將何從出辨乎而民田與府田多大牙相襍小民  
俛首任其侵越棍徒投獻畝行已私一爲府之佃民  
則有司不敢問隨其暴虐鄉閭邈無忌憚而校旗威  
如狼虎橫行州縣擾害百姓有司惻目以待之耳撫  
按號令可行當委廉能正官逐一查勘何者爲府田  
則屬之於府何者爲民田則屬之於民正其經界立  
之碑石使無混亂包占者責令退還原在民者他不  
得以妄求其佃民亦聽有司節制其田租官爲代收  
依時起解勿令此輩出匣爲害乃百姓莫大之福也  
臣冒昧無似謹以川湖事宜上瀆 天聽倘蒙  
聖明採擇施行未必於治道無萬一之補軍民幸甚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十二年任

臣等竊惟國家稽古定制每三年大計羣吏而斥

陟之典制昭垂至為周備照得萬曆十四年復當天

下官負入臣覲考察之期臣等待罪南臺叨備耳目

之司謹稽之舊章察之輿論冒昧條為數事聊以自

效其一得敢謂有裨於萬分伏乞臣勅下部院覆

議尚可採摘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一曰崇實政昔漢世稱善治者必安靜之吏幅悃無華而嚴竣深刻者常垂之以為世戒蓋幅悃無華之

人守已廉靜不馳意於聲聞故施之於民者皆悶悶之實政可以深入民心而不足以致當世之譽嚴竣深刻之吏專事矯飾恒務華以絕根故施之於民者皆察察之虛文足以眩俗要譽而不可以欺至愚之民此較吏治於賢否之間誠辨之不可不早者方今薦舉之數甚廣而貪酷之禁甚嚴若可以旌賢而儆不肖矣然竊觀各處薦剡幅悃之吏或反見遺而所極稱以爲賢者則多材智有爲之士其間名實相符者固多豈無工於彌縫逞於炫燿而於民之利病漠然不加喜戚於心者乎以是求治譬之適越而北轅欲其事治民安臻熙洽之化不可得也乞

勅部院今次考察有惠愛循良之吏尚實無華者列上考而多獵聲譽炫燿於衆者稍抑而下之使天下翕然知上意所向將率爲敦本尚實之治而浮華要譽之徒庶乎不日競矣此世道轉移之一機而爲生民根本慮者至大也

一曰慎糾劾夫國家張官置吏分職而事然必重之以監臨部使之權用以督察而糾彈之所以肅吏

治貞憲常也故吏有不法不職者撫按得疏其罪狀以聞至三年大計之時又各廉羣吏之不肖者大都曰貪酷也不謹也不及也罷軟也老疾也如是而止矣夫人一有於此撫按將指其實而直陳之部司因得以按其狀而處之固不必苛求其所甚不肖者而後足以示幽斥也臣往見彈章刺一人則連篇累牘舉一事則蔓引株連甚至撫拾其影響鄙褻之詞搆索其曖昧淫汙之事以彰廉察而賣宸聰臣等

蓋切惑之夫古之人臣坐不廉者而且曰簞簞不飾坐污穢者而且曰帷薄不脩坐罷軟者而且曰下官不職柰何索瘢求疵毛舉隱過必陷人於非類而後已也乞

勅部院通行各撫按衙門自今糾劾官

負以備考察除大奸巨惡仍備開事蹟叅問外其餘應斥者務要律其大節指摘顯過如某也貪某也酷某也不謹不及等項惟就其中據事執証直敘緣由但不許虛泛隱略以致斥罰無憑斯可矣倘有瑣屑鄙俚淫穢曖昧諸不敬語許該科指名叅駁庶雅道無傷而吏治亦肅矣



一曰審面詢竊惟知久最難甄別宜慎况考察乃斥  
陟所關尤當慎重而不容忽者照得每遇大計銓部  
暨諸司屬據歷年之考語平日之見聞彈精竭智叅  
互評品分別去留其立法旣詳矣又于司府過堂之  
時面加詢問者蓋緣考語或異而賢否難以執一故  
稽之于衆以求協于至公歸于至當耳然人品不同  
而言之真僞難辨其間是非可否據實而奏者固多  
陰受賄囑報復私仇以愛憎爲賢否者未必盡無也  
乞 勅部院當面詢之時必辨其人品之殊以爲

聽言之準人果賢歟則所可者必公是也所否者必  
公非也卽用其言以行斥陟亦奚不可不然其所可  
否非其親厚必其夙怨也宜嚴加詰問若果無當則  
不惟舍置其言而且并斥其人以爲欺蔽者之戒庶  
乎公道昭明賢否不紊而考察之舉益詳慎而無道  
情矣

一曰破額數夫三年一大計所以簡不肖而勵賢能  
也故時而不肖者少卽少斥之而不流于姑息責之  
者無成心行之者無成筭要在協於公論與民共之

而已何歷年以來咸有常數通天下而言數必若干  
槩省直而言數必若干就一地方而言數必若干方  
面若干有司若干與雜流若干部院以此數求撫按  
撫按以此數應之行之既久恬不爲異夫官有賢否  
難律之齊賢否多寡難執其數假令不肖者多而竟  
爲數拘得無有漏網者乎漏網則縱奸宄以虐良民  
固非也而覆盆之冤固多矣且或無顯過也而多方  
鉤索或尚可策勵也而刻意催殘又或卑職下僚猶  
可原貸也而略不容惜諸如此類甚非所以慰人心  
而示大公也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及今

大計在邇將所屬官負嚴查細核如有不才不妨盡  
數開造毋嫌過多倘迹未昭彰才堪驅策毋肆殘苛  
毋得槩棄毋以往額而有去取之私毋構成規而有  
盈縮之計庶臧否咸服而斥陟惟精矣

一曰禁私揭夫賢否之在人未易周知必廣詢博訪  
然後聞見無遺必至公無私然後真僞不爽所望操  
進退斥陟之權者慎之而已今之廉訪撫按司道各  
借便以廣耳目不問尊卑無論寅采或上下交訪或

彼此互詢周詳曲盡可謂無遺知矣然猶有乘機伺  
間出自仇人之手傳于積窩之家顛倒乖謬甚或以  
鄉官而憾請托之未行或以過客而追贈迎之簡禮  
或以地方相嫌相軋而欲擠排之必逞巧于肆讒無  
端造謗暗遞揭帖陰圖中傷不曰公論不容則曰民  
情共憤不曰得之甚真則曰聞之備悉情狀宛然真  
可奪心移慮倘當事者智識深沉尚足以洞燭遺奸  
麾指阻遏俾不獲遂儼佻喜事之輩不及詳察得之  
無異拱璧謂益我智慮之未逮感彼意誼之勤渠竟  
墮術中而莫覺矣執此以往欲人品之不淆賢否之  
確當而不眩于司衡之度又何得乎乞  
勅部院  
轉行撫按各衙門嚴諭所屬如係委托廉訪官負許  
令竭誠殫公多方查訪精明開具但有無因而投私  
揭或通私書卽係懷仇報復之類盡行焚之毋或乘  
間抵隙滋毒良善庶私竇塞而公道昭明藻鑑精而  
斥陟允當矣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上

竊惟天下之勢譬之身也善理身者必求去其病欲

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不然所投泛漫即藥物十

鍾奚益也方今倭奴蓄謀不測夷虜乘間跳梁疇不

謂國家之病證在是宜急去之然而非病源也蓋

天下不患四夷之不服而患內治之不脩不患萬事

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清臣敢以今日之急務悉有

關於君德者為臣陛下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祖宗時當政事之暇時時

延見大臣召對平臺暖閣 命坐賜茶體貌有加  
故上下之情洽而爲大臣者得盡言以匡輔不逮今  
皇上之於大臣其優禮眷留之文非不備至然而晉  
接之實則缺前輔臣王錫爵三上乞休疏隨蒙  
旨諭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彼時內外臣工  
咸忻忻然謂天下大本軍國重務在此一見而決自  
是閣部諸大臣或得以繼見言天下事矣詎意歷今  
已數越月面見之 召寂然無聞徒事文移謬悠  
歲月或偶一政事缺失致使上下相疑是豈

朝廷之福哉夫君元首也大臣手足也頭面與手足  
頃刻不相管攝則痿疲之患必生如是而曰吾手足  
自在也吾聽之而已可乎幸而大臣悉奉公者爾不  
然 陛下欲爲高居不聞人聲之主 臣不知於

國家何如也伏願 皇上訪 先朝平臺之儀  
時御便殿 召內閣部寺大臣相與裁決機宜商確  
可否至於天下之大事必咸以爲當而後行庶上下  
一心官府一體如是而不成一代協恭和衷之治 臣  
不信也 臣聞遊江海者託於舟致遠到者託於乘圖

治安者託於賢則正人君子之有裨於國家章章較著矣若吏部所推鍾羽正張棟孟一脉鄒元標等陛下果以爲不賢耶則元輔交泰一疏何獨列名以請果以爲賢而可用耶則宜不時拔擢以副輿望今該部於鍾羽正等方推起用卽蒙切責而痛罰之於孟一脉等屢遇缺推陞曾不得一俞旨然則

陛下前日謂候旨用者豈其不俟部臣具缺以請而欲特出中旨用之耶必不然矣臣近覩

明旨以人才缺乏已有愛惜之念顧獨於諸臣棄之乎夫骨髄之臣引置左右誠有所不便然而補苴罅漏消折釁萌非是人莫可賴者伏願

陛下當抑情克己曲加優崇以俯順人心而裨重

本朝毋阻塞禁錮使之終於淪廢內孤忠直之望而外蓄海內之憤也臣聞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

沙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可見民心之離合由上之固結與否爾卽今水旱瀕仍干戈不息田野闕闕之

間大都十室九空幸見陛下惓惓民隱於天津

等處稍加賑賚是以民間願少須臾無死以望德澤

若夫遼東登萊與江淮海濱之區當湯火災傷之餘  
獨可不施一視之仁乎語曰窶民易與爲非甚可慮  
也臣猶以爲賑貸之恩所濟有限蠲停之惠細

民不沾惟願

陛下申飭撫按責成循吏多方體

養凡糴餉之苦硝黃之費諸如此類一毫有擾於民  
者悉在必革庶民有樂生之心卽或有警必如三代  
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矣倘因循不變擾民如故譬  
之病癰者微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爲安豈不謬哉臣

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乖氣致異理固然也今旱魃

肆毒於

畿甸霖潦浸淫於淮徐雷火星變東西不

絕報焉

天心示戒亦明甚矣頃者

陛下因禮部躬虔

廟享之請亦蒙

旨諭以郊祀遣代非敢安逸似若翻然修省然躬親  
之誠竟莫覩焉夫天道陰陽而已人身一陰陽

也勵精則爲陽明懈惰則爲陰弱陽明則禎符見陰  
弱則災異生自古及今未之或爽者臣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

天心各處奏報災異之變

必蚤夜觀省凜然敬畏庶天變可回而邳隆不難奏

也臣聞唐太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是節儉之德人君不可少也頃見戶部以丙丁等庫積贏物料多半朽壞請暫改折色濟邊似得盈縮之體未蒙陛下采納雖九重尊富自難減損茲聞內用之額比祖宗朝歲踰百萬費有日增而竇不內塞歲復一歲後將何支况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值今多事之秋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物料逐一清查從部所議

倘省一分之費則民不止受一分之賜矣臣聞尚書

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信乎

近見一令興旋一令罷矣今日國都閭巷宣傳

聖諭也如此明白宮府內庭告播中外也又如彼

甚至宗社根本之圖亦蹈朝更夕改之轍嗚呼

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天子動則右史書之

陛下自謂詔令可易天下不可欺也天下可欺後世

不可欺也又何用此紛紛者耶嘗觀古之明主愛一

嘖一笑夫嘖笑猶不可輕况詔令哉臣願



皇明留學考言 日正類卷九  
六三  
陛下主之以剛果勿情牽於愛惡勿惑生於蒙蔽一  
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天下之人莫得而議  
其後矣夫臣之所言非以過高難疑之事嘗試  
陛下之前皆

陛下之所已行今漸移者耳倘一振勵之若舉毛易  
耳昔公孫僑之語平公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臣亦敢以是而惓惓致望於  
陛下也伏惟

陛下諒臣之心不罪臣之戇 俯賜裁察施行臣愚  
幸甚 宗社幸甚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本年八月十四日據南京金吾後衛左所三舖總甲林二呈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國子監外西號監生姚虞良失火燒燬號房三連係干地方理合呈報等因到院該<sub>臣</sub>批行北城兵馬司查報續又行牌催報照得國子監號房被火已行該城查報去後數日未見報到事屬違玩擬合行催爲此仰城官吏卽查國子監前地方的係該城某牌某官所管巡邏把總等官爲誰起火之家爲誰巡緝軍兵爲誰牌甲火夫

爲誰因何起火火起之時因何不行撲救實燒號房若干間有無傷人作速查明限三日內回報以憑叅處施行毋得遺漏隱諱等因隨准該兵馬司回稱查得本月十三日國子監前外西號房內監生姚虞良失火處所係本城副兵馬劉在中分管二牌金吾後衛左所三舖地方本日係該本司夜巡弓兵徐文舉張學王舉本方總甲林二火夫黃安趙宗夏忠等巡守其本日輪該監前巡邏把總及巡捕官軍班次職名係屬巡邏姜坐營管轄本司無從開報及查監生

姚虞良所住監外西邊格字號房左連本號房屋及圍牆總門右連本號房屋相抵射圍廳其前後俱鄰本監致字等號各房內皆監生寓所原無十家牌甲又經行拘姚監生家人姚成總甲林二火夫黃安等到司查得姚成稱伊本主監生姚虞良原籍福建人近年帶有成等來京坐監肄業一向寓住監外格字號房三間今年八月十三日未時分姚虞良偶出會文因成在寓炊爨陡失小心遺落火星在於柴內被風吹着不期天意不測大風驟起火焰熾盛以致延

燒本主寓所格字號房一連十四間又致字號房一連十二間彼時本監各廳督該方甲夫人等協力擁救不息本監恐致遍燒別房卽隨令各役將緊鄰誠字號房六間正字號房七間射圍廳三間扛幫俱各撻倒其火方息並未傷人等情據此覆查相同除失火監生姚虞良聽該監重加壓罰家人姚成甲夫林二等容臣分別叅送責治外竊謂國子監號房創自先朝所以作養人才關係爲最重也今突然被火延燒多間火起雖曰有因撲救豈容無策乃地方各官

法令疎弛平日鮮曲突徙薪之計赴救不蚤臨時無焦頭爛額之功卽槩從重懲亦不爲過但火起白晝夜巡官軍罪若可原至該城副兵馬劉在中練才潔守臣等嘗首薦之今地方忽有此變實出意外且旋起旋滅計無所施似當量爲罰治以示懲戒再照南京地方遼濶保伍最難聯絡而五方雜處情誼不相維持且法紀久弛人心怠玩每遇地方有火盜之警軍民保甲杜門旁觀文武各官互相推諉臣雖百相告誡百相叮嚀曾未覩臂指相使之勢也自非仰藉

嚴旨何能振起積玩伏乞

皇上軫念根本降

旨申飭倘今後京城內外突有火盜生發該巡邏巡

捕兵馬等官有不上緊赴救者容<sub>臣</sub>等參論重處庶

累年之廢弛可振而地方緩急亦有攸賴矣<sub>臣</sub>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姚虞良着該監壓罰姚成等參送法司究治劉  
在中姑罰俸二箇月留都地方遼濶人心怠玩偶有  
火盜輒袖手旁觀不以救護是何法紀着嚴加申飭  
有仍前推諉的參來重處都察院知道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sub>臣</sub>惟鳳陽根本重地陵寢在焉猶周之鎬京

漢之豐沛屹然淮泗間一大都會也今甲設九衛

所官軍以備環衛徵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豈非爲

足食足兵計裨重地於無虞也乎哉顧法弛於因循

弊起於玩愒迄於今而軍士嗷嗷甚矣皇上不

以<sub>臣</sub>爲不肖委之巡視蓋歷陸年於茲國計民瘼

以慨於中隨事精察無時少懈然不敢以恍惚疑似

之知頻爲建白而今茲竣役其於倉場所當興革事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九 時政類 六十一  
宜極得其真敢曰擔負已釋不一效其款款耶謹以  
一得列爲八條請爲 皇上陳焉其一謂明職掌

蓋軍儲重務計日待支朝廷朝廷特命御史彈壓督  
理則錢糧其專管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視鳳倉爲  
不急之務而姦胥猾吏從而撥置其間有已徵在官  
聽其那移領銀起解任其侵費及至發覺則多方護  
庇以求寬假稍不遂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銷臣  
初視事時訪得山陽縣知縣王建中那用鳳陽倉糧  
銀不啻數千當行道府查實方欲叅究而本官隨以

病故所幸今任知縣楊師孔鑒於前轍設法追補而  
在前積弊已不可勝窮安知各屬不有如建中之那  
移未發覺者乎請自今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但  
有那移侵費等弊卽行申報巡倉御史追究正法如  
或代爲隱匿及妄申別衙門搪塞者聽巡倉御史查  
實具 奏庶事有專屬而職掌或不致蔑視也其二  
謂專責成蓋錢糧拖欠皆因州縣玩愒巡倉御史欲  
人人提耳督之恐日亦不足矣兵糧各道及各府管  
糧官非共事一方與聞錢穀者乎江北連歲災傷錢

糧委難徵辦而設法調停事勢不得不然乃先任淮  
徐道副使劉大文見臣催糧文移遽敢相抗謂州縣  
遇災錢糧無徵卽叅官提吏何濟於事夫災民誠當  
恤而軍需不可緩信如大文所言則巡倉御史一遇  
災荒可置錢糧不問乎倘各道相率爲此言非直褻  
御史飭法之體恐亦非同事相成之宜也請自今申  
飭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糧數造  
冊二本一送巡倉御史一送兵糧該道印發催督每  
雙月將州縣完欠數目填冊差吏送比該道亦留心

稽查卽以此考勤惰定殿最焉庶事有責成而道府  
或不致推諉也其三謂查積逋夫額派錢糧原有定  
數在民爲惟正之供在軍爲計日之食例非極災年  
分據實題明不得停免而况停徵於災傷者原擬  
補徵於大有之年乎乃地方有司惟務恤災之名頓  
忘國計之重一遇災而幸減率數歲以爲常原額  
多寡通置不論年復一年而正派之數竟爲烏有矣  
臣自視事以來殫心催督其間解納如數者固多而  
怠緩抗玩者不少今准鳳陽分司主事劉克勤開各

屬六年內完欠糧冊前來如淮揚二府河南一省之  
邳州泰州清河宿遷海門魯山逋欠獨多有二三年  
十不完一者次則高郵桃源睢寧寶豐邳縣又次則  
沐陽江都興化皆不過完十之二三者似此催科安  
可爲訓耶請自今申飭悉聽接管御史一體查覈隸  
淮揚者行該道隸河南者行布政司各查所逋糧數  
失額於何年不徵以何故果有侵那怠玩情弊務據  
實以報從公叅究庶飢法知警或可懲前而勗後矣  
其四謂覈屯糧夫鳳陽九衛所武弁領俸則月不可

少而希預支完屯則十不及一而率侵沒積習相沿  
牢不可破臣據留守司造報年終糧冊前來內開鳳  
陽九衛所自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拖欠糧數  
最多又於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各夏稅秋糧  
項下填註未經開徵隨行鳳陽府覆查報稱係先任  
管屯副留守李世臣索取常例聽從屯官拖延遂有  
壓徵之說屯法大壞皆自此始臣聞之髮上指冠已  
將世臣據實叅論矣夫前三年之屯糧不於彼時開  
徵而壓徵於三年之後則年復一年止徵拖欠而其



間必有參年失額之糧矣此其弊皆緣屯官百計侵  
漁豈真拖欠在軍乎哉請自今申飭九衛所徵屯之  
期從參拾參年起卽徵本年額糧而以前參年未起  
徵者每年帶徵壹年責成留守司督令管屯官務要  
依期徵足如仍前拖延一聽倉屯御史依法叅究庶  
屯糧開徵有定期而在前未徵者有下落卽武弁巧  
於爲姦無能逞其影射之計矣其五謂議查叅蓋巡  
倉原係壹年之差報滿例有舉刺其舉者刺者槩論  
其官評之賢不肖而非專指其錢糧之完欠也夫錢

糧雖有定額追徵全賴有司勤慎者解納如期怠緩  
者那移他用甚有抗玩者置之度外卽催督之檄一  
切弁髦視之甚有吏書袖藏不經官一覽者則以完  
欠之無別而勸懲之法未立也查得南京總督倉場  
衙門每年終將各省直完欠各官通行舉刺故人有  
畏憚無敢逋負臣今巡視陸年每慨各屬之逋糧獨  
苦查叅之無例雖以口舌代鉄鉞誰其信之請自今  
申飭定每年查叅之法如參拾參年錢糧通限次年  
伍月完足巡倉御史行鳳陽分司取冊分別完欠數

皇明司馬書奏議 中政類卷九 十一  
目卽不驟行舉刺而於內將逋欠最多州縣先叅罰  
治以示懲創每年依期而行通待報 命之日考

其逋糧已完不妨列薦倘逋負如故則降俸調任一  
從重處庶官有奮激糧無積逋豈非鼓舞之一端乎  
其六謂議改折蓋各屬額糧有本色有折色而改折  
者則改本色之米麥納折色之銀兩也民苦災傷救  
民者不得不希改折軍望饗餐司計者不得不禁改  
折彼此各從所重而實未可偏執論也蓋年當極備  
極無之凶民鮮天生地產之利其時羅災果重雖欲

不改折以便民不可得者惟是常情每憚於轉輸詭  
計多求以自便故雖年無大災而亦希改折爲有司  
者徒欲便民而強爲之請焉亦甚舛矣方今江北告  
災之文無歲無之亦無地無之固不敢疑其非然而  
亦不敢信其必然也 臣謂各屬歲輸 國課莫重於  
漕糧而漕糧非極災不輕議改鳳倉之糧以備軍需  
實與漕糧並重請自今申飭江北鳳倉本色之糧如  
年遇重災漕糧改折則鳳倉與之同改倘漕糧不議  
改折而妄希冀於鳳倉之改者一切勿聽庶改折有

常規而紛紛議改之擾不自息乎其七謂議糴米蓋  
 糧有本色折色同為軍需而本色所係尤重當臣視  
 事之初見鳳倉徵收本色每年止足貳參月支放管  
 倉主事於時亦甚徬徨及後多方催督而壹年所收  
 堪備壹年用矣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矧  
 鳳陽 根本之地環衛各軍俯仰所給獨有月糧耳  
 當此倉廩空竭之時設有饑饉師旅之厄軍士饗餐  
 無所取給臨時欲倍直轉糴其將能乎臣以鳳陽地  
 方雖稱瘠薄而時值秋成米價亦不甚貴無過肆錢

或伍錢可糴壹石請自今申飭每年聽巡倉御史移  
 知分司酌量時值動支庫貯糧銀行鳳陽府轉行有  
 米州縣糴米數千與所收本色相湊給軍每年先放  
 其在倉者而以後收者補數寓出陳易新之法行之  
 數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有備可無患而食足  
 兵強永保金湯之固矣其八謂革積姦今寰中倉場  
 何處無弊而鳳陽則稱太甚各屬領糧解戶言及本  
 色輒蹙額攢眉多方求脫無非為積年衙役剝削之  
 苦耳蓋糧戶解米豈真由本地運行不過就買鳳陽

皇明會典卷九十一  
刑部  
之米以實鳳陽之倉而積年攬頭預爲窩占解戶甫到百計安排買米則羣牙橫噬如狼如虎投文則各役巧索不厭不休臨倉上米則有攢典之常例脚斗之侵漁米已完倉則通關不行速給完照另以賄求種種弊端難於縷數故解戶願領米價雖米貴不過陸錢而一切無名之費卽用至玖錢不能完一石也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有放恣無忌而起家鉅富者奈何以納糧赤子受姦徒之魚肉哉當臣巡歷之時非不整肅規條嚴加訪究而日久抗玩弊復

潛滋請自今申飭倉場一切弊孔悉聽巡倉御史摘發四時加意廉訪不止嚴於出巡之時倘有奸徒故犯干礙錢糧屬有司者徑行有司拏問屬分司者會同管倉主事拏問從重究遣罔從姑息庶法紀森然而風清弊紀可爲倉場之幸矣以上末議關該倉之利弊當極力以興除從前或有在倉言及者而年淺未必周詳卽臣亦有因事言及者而得旨未經議覆以抱杞憂於當事之日自難忘念於釋負之秋懇乞臣勅下戶部都察院如果臣言不謬速議覆

皇明留臺奏議  
時正卷九  
請恭候

聖裁施行未必於倉儲無補也地方幸

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奉差

最久聞見極真敬陳一得以飭倉儲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備具揭帖須至揭帖者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譚希思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  
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  
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任矣

視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  
服矣從善如園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  
不爭櫛愚悃冀效一得卽謏陋如臣曩以 內庫節  
慎之說進雖未 垂允亦荷 包容臣方稽首

私幸謂有 君如此真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

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 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 令甲昭布而 世宗爲中興聖主查革冒濫今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叅議等官近以內臣兼分守已非 令甲之舊今又削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祖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之疆

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 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練 內庭是 祖宗環衛 闕

廷巡防 輦轂之初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周知其憂深慮遠類爲

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 天縱聰明如

皇上即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况

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于必不可徇之情從其必不可開之竇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齊世臣

皇明以聖學養士  
年正類卷之九  
王三餘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楊文舉常居敬張文  
耀董基等有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于犯  
天  
顏而蹈淵谷哉誠謂已往之  
成法不可撓將來

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回  
皇上  
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大明旨不曰已

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有倖門  
開矣督守專而橫虐恣矣  
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

爲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  
尚書楊巍懼戚里之驕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

指周瑛王橋之革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懼  
三省之逋迯嘯聚而蘖芽易生也故直引劉千斤廖  
麻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學顏懼  
禁地之  
兵難于有制也故又舉  
武廟之練兵西城因而

私置于戈者以爲言夫楊巍趙錦時望素重張學顏  
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於安危利害此三臣者受

知特深感  
恩特隆何爲進逆耳之言爲弼違  
之說哉盖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  
皇上試

取三疏而再一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能迯

皇明... 聖旨於李文全之

皇上之洞鑒矣臣伏讀 請則曰仰體 慈衷於 內庭操演則曰為

聖母謁 聖母萬壽計 推 皇上之心得無曰為祝釐 聖母萬壽計

乎信若是 皇上仁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

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全之 請而快 聖母

於一時也孰若舉 章皇后之為外戚慮者諷

聖母為女中堯舜之尤為孝乎與其奉 聖母

謁 山陵而不免櫛風沐雨勞民殷憂也孰若

慈闈日煖于 深宮而 問安視膳不傷財

不履險之尤為善乎與其專田玉以攝守之權而不

免鑒前思後分志明禋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

使為王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為得乎况今

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

奸宄漸萌 皇上誠為懿親謀則宜乘方張之勢

示盛滿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為造物所忌而

福澤綿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為武備謀

則宜於 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 勅本兵以優

皇明... 詩文類卷之六

皇明... 詩文類卷之六



恤 勅邊臣使三軍之士勇氣百倍卽萬一有警而折衝禦侮之足恃可也 內庭未可操也又誠爲奸宄慮則宜委內臣以山場責文臣以控馭地方不靖司道檢舉司道不檢撫按糾彈使橫恣之端無自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 勅未可易也且 陛下以今日爲何如時哉滇南以方捷而報警宜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肅孤懸可虞水旱災異歲且疊見閭閻蕭條邊儲告匱此正 主憂臣危卧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于期月

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蠹治之機乎識微之士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苦口不能挽 皇上之聰

聽臣恐竊弄威柄日新月盛將尤有出此三事之外者語曰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萑芥柯誠善喻也 陛下獨不念 祖宗防微之意

乎臣請以 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于君父之前而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

絲綸之簿宜復臣聞 高祖時凡中外奏疏命左右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粘有一日

數易者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  
否則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批答皆

御前傳旨直筆郎所書天語尚濕也永樂洪熙

二朝大都仍高祖之舊而倚毘尤專宣德時

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許用小

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旨藁留閣中號之

曰絲綸簿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命大臣

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祖制潤色焉迨正統

初中官王振擅恣矯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

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朝

綱親攬幾復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明並運

權無旁落此國脉之所以靈長者有自也天

啟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列祖然

所以通下情而彌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臣以爲

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存羊之大端也其

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

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主上之聰明於

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闕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下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干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而幾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者通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 祖宗防姦慮患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或曰此成化間汪直專

議復者也其三日鐵牌之置宜復臣讀 皇明策

要記我 太祖鑒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

宮門內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宜

德中此牌尚存 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臣

按 祖宗朝深思遠慮每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

今 午門外所豎紅牌亦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其

戒內臣牌即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

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 午門而設

官門其微意可想矣蓋閣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  
主君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勝稍涉疑貳旨多  
內批則閣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  
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

皇上以

祖宗之心爲萬世久遠計臣以爲此牌宜復置庶  
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  
狂瞽之見不識忌諱片曝之

獻實出忠悃惟願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

臣之

勅止

內操之兵而又將臣所

請議

復

祖制三事

下內閣部院大臣計議如與

治理有裨

亟賜采納施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

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

聖德益光

聖治

益隆所以鞏

皇圖于包桑之固者端在是矣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用人類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河南道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年貴州道

乞議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

乞酌議選法疏

陳燧 萬曆年四川道

乞慎用撫臣疏

戴燦 萬曆年浙江道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用人類  
郭惟賢  
王以通  
彭而珩  
陳燧  
戴燦  
蕭如松  
蕭如松

催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萬曆年浙江道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請添設南畿學院疏

孫居相

萬曆年福建道

乞補叅贊總督大臣以安重地疏

蕭如松

萬曆年河南道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同輯

內鄉黃羽李雲鵠

沁水拱陽孫居相

司務臨海元初余養蒙編閱

宣城庠生吳伯與同  
金谿庠生周文明校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臣備員南臺伏覩

皇上宵旰求治寤寐英賢起

廢之典無日不下直將羅天下之士空巖穴之良邇者又從科臣之請將南京卿貳盡行推補卽唐虞

庶明勵翼之風不越於此矣但有屢騰薦剡負一時

之望天下之所期嚮用而未及用者臣安能以無言

乎臣嘗觀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歸重用入而見不

能舉舉不能先名之曰命則是用人之貴於及時也

故天下非無才之患非才不見用之患用而不及時

之患也譬之烏獲之力一夫能舉重任而騏驥之足

一日可致千里然用之於強壯之日則其力尚奮然

有餘而用之于衰憊之後則其力亦有時而竭今諸

臣之所薦舉者清議首推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

猶曰在憂未報闕也餘如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孫

鑰太常寺少卿何源尚寶司卿汪文輝保定巡撫孫

丕揚福建巡撫耿定向貴州巡撫曾同亨吏部郎中

王鑑廣東按察使胡直福建副使蔡國珍雲南副使

劉應峰廣東叅議詹仰庇之數臣者類皆以才品著

稱可肩艱鉅之任而致千里之遠者也彼或以病告

或以憂去或以讒斥退修山林遠者十餘年近者數  
年使不及今強健之時而用之臣恐其歲華相催精  
神意氣漸就隳頽不將使人才有後時不用之嘆耶  
卽云在位不乏人然太平非一士之略舉而不先何  
貴於舉伏乞臣勅下吏部將賈三近等諸臣及時  
遇缺推用庶俊又在官而野無遺賢詩所頌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者將于今快覩其盛矣雖然臣猶有說  
焉昔之用人者其任之也專其養之也至語曰大臣  
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言貴專任也又曰地之美

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言貴愛養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工式序臣子當斯時誠千百載一遇矣  
而臣區區芹曝之獻尤願皇上知人善任

虛心用賢使輔弼部院之臣皆得盡其所懷直已而  
行道宮府上下之間精神脉理相通爲一其有

法未合於祖制謀未協於僉同事未宐於民精  
者乞復祖宗朝執奏之規許院部諸大臣因事

執奏敷陳利弊聖明召輔臣商確其是

裁而行之務在法祖宜民與治同道有都俞而



皇明會典卷之...  
濟以吁咈有獻可而不廢替否間有愚戇之臣意在  
披瀝而昧於將順者尤望 聖慈優容愛惜以培  
天下謇諤之氣以示 國家養士之仁毋乍進而乍  
退毋旋用而旋斥使諸臣皆欣欣然有所願效而無  
憂懼不敢之意如此則股肱喜而 元首起士氣  
伸而豪傑奮此尤隆泰交寓鼓舞之要機也惟  
聖明加之意焉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十七年任

臣聞帝王致治惟以親賢爲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  
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  
有辟召徵聘以起岩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  
伊尹皆岩穴而登之廊廟者也輔佐得人政治畢舉  
時雍風動之化兆民允殖之休於今爲烈有由然矣  
我 國家取士以科目而得人獨盛今秋兩直各省  
所貢士真彬彬然足充任使矣然我 朝  
祖宗辟召徵聘每科舉間行如 太祖高皇帝選

秀才張宗

文皇帝聘吳與弼至京而擬授以官

僚之職蓋爲官擇人而不專倚於科目是以野無遺

賢而士效實用治化之盛真與堯湯並隆矣以臣觀

於今日化理之所甄陶豈無隱逸賢士可以冀贊

皇猷者也

臣

前閱邸報見南京祭酒趙用賢一本爲

申飭監規修明

祖制等事內開請修遺賢拔用

之典據薦江西新城縣舉人鄧元錫安福縣舉人劉

元卿陝西藍田縣舉人王之士三臣學行已詳於趙

用賢之疏章蒙

皇上允其請下吏部覆議該部

臣將王之士當行陝西撫按衙門查果行誼可嘉久

嬰足疾宜遙授師儒之官以示風勵而鄧元錫則欲

其起送吏部銓補劉元卿則欲其起赴禮部會試此

其進賢慎於重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皇上勵精圖治銳志

稽古邇者與輔臣議斥者貞觀政要進講禮記諸賢

書蓋卓乎不世之主也士生斯時豈忍高蹈遠引以

爲潔哉故如王之士者足旣患疾授之儒臣可以儀

刑多士矣至於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

至也

臣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

聘隱逸二臣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輔導元子可也方今元子睿齡日增聰明日啓可正與進學之時也寸陰之惜大禹猶然臣見庶民之家積有千金之資則亟欲聘明經於四方及時以訓誨其子何者蓋蒙養勿端則有浮靡之習時過後學恐有扞格之虞故所以爲之慮甚殷也况元子行將日理萬幾而講

學又不可少緩乎雖其天縱之資不與凡民伍然而古今之興衰非賢士孰與通其故天心之微隱非賢士孰與晰其幾四海利病之大原非賢士孰與擴其聞見君子小人之情狀非賢士又孰與辨洞其真僞故誠得鄧元錫劉元卿以輔導之則隨時論思因事啓沃起居出入之間皆聞正言行正道聖功以豫而學問將日新國本以端而國祚將益隆矣所以衍宗社無疆之福海宇臣民之望者何以踰此臣前待罪江西下邑已六年餘知二臣之學行頗詳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茲蒙 皇上拔置留臺思效涓埃而惟以請

元子之講學者為甚切故敢不竭忠愚上瀆

天聽如不以<sup>臣</sup>言為枉乞 勅下該部咨行江西

撫按衙門轉行該府縣禮聘三臣入京因其能而授

之職<sup>臣</sup>雖愚昧亦得效以人事君之忠矣<sup>臣</sup>愚不勝

隕越惶懼之至

議遣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 萬曆十八年  
三月上

頃科臣王繼先建議欲脩舉九邊屯政該戶部覆題

奉 聖旨各邊屯政久敝屢經建議申飭只是虛

應故事須要着實清查責成經理你部裏還詳究弊

源再議停當來說欽此 天語諄諄務在懲虛文

責實效我 皇上軫念邊計抑何切也顧屯政載

在 令甲炳若日星惟法立而不能守故致有目前

之敝茲科臣所議該部所覆抹時敝而圖永利亦既

纚纚具矣即欲進而求之寧別有奇計哉第治法無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卷十  
議治人尚有所當議者各邊管屯之官星羅碁布

朝廷督屯之

旨三令五申乃

詔令格而不行

職員具而無裨則以奉行

君令而致之所司者

未有專官玩愒廢弛日甚一日此惟在近世則然耳

臣攷宣德五六年節遣兵部侍郎柴車吏部郎中趙

星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各處屯田嘉靖三十九

年遣御史陳旌往陝西甘肅延寧等處溫如章往山

西宣大鴈門等處查理屯田及查會典嘉靖二十

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督理沿邊屯牧隆慶二年

有都御史三員之差總之遣廷臣董其事者重之也

宣廟時各邊管屯百執事雖設立而未甚備迨

世廟時則以次大備矣猶然有重臣憲臣之遣豈非

以提綱率屬必須得

簡命之臣而後百執事奉

其約束不敢隳厥職乎其時邊土無曠國用不訕

未必非任人之效也承平日久輒以屯爲弁髦督屯

之使庸易報罷此豈計之得耶又何怪乎屯田之日

壞也

臣

竊謂事之當急莫如九邊官之當用莫如御

史今宜倣嘉靖年間故事選差御史二員分往前定

皇明司馬書卷之八 月入類卷一  
地方督理屯政揆之事體其便有三焉邊屯弊竇甚  
于鼠穴撫按官政務旁午未必能一一窮詰之况非  
履畝查勘恐隱奸未可坐照也得御史拮据而理之  
自爾振刷風生科臣所謂托爲荒者名爲逃者諸如  
此類莫能售其奸一便也先大學士楊一清有言附  
郭屯地每歸于世豪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陪糧而  
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此其弊至今無改也各邊該道  
未必無任勞任怨欲清理之者而限于事權動見掣  
肘必也御史奉爾書持三尺以從事則兼併者法之

陪累者甦之二便也昔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  
以率先士卒故作事勸功非以身倡之不可也今塞  
上屯官果有如師德者乎先禮部尚書劉文定之有  
言管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邇  
來因循之習大都坐此惟御史不時以單車巡行原  
野閱其土之荒闕以課吏之殿最則羣吏曷敢憚胼  
胝士卒曷敢舍耒耜耳目所及孰不象指三便也語  
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諸邊屯政業已極敝  
敝極則反正當更張之時而憲臣專督一舉三便則

更張之第一義也爲拘攣之見者則以官非額設難其議不知 朝廷設官遣使所以爲 國也採時也苟于 國有裨于時爲急卽自今創設之特遣之未爲不可况率由舊章者哉先年曾革巡關革僭運無何而次第復之則以其終不可少也督屯所係不在巡關僭運之後顧獨可以駢拇視之耶 命官誠便也乃其效非可以旦夕計也則宜需之以久焉

請著爲令亦如兩京屯差之限以三年爲期仍令每年終籍報墾田之實數併舉劾屯官之稱職不稱職

差滿之日

廟堂覈其功能則立法庶爲不踈乎

久任誠是也乃其事非可以牽制爲也則便宜可假焉昔漢用趙充國唐用韓重華皆得以便宜行事故湟中振武之屯竟成大功今宜彷彿其意任是職者無務以常格繩之凡利病興革一任展布而惟省其成則用人庶盡其所長乎屯不可一日而不講則督之不可一日而無官政成之日勿輒議罷必如是而後事功無作輟之病 國家享長久之利也伏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會議果 臣言可采查照前例遣憲

皇明留臺奏議 月人卷一  
臣二負分督邊屯仍選擇而使至于責成事宜臣言  
有未盡者再加議處務求長策則明旨所謂清  
查經理者不患無人虛文可剔實效可期屯政從此  
大修額餉從此全復裕國安邊恒必賴之矣臣不  
勝隕越悚慄之至

乞酌議選法疏

陳 燿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上

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  
試已定查審得實具各官廕子數進入至日早朝已  
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本經

御覽發出填榜揭示此舊制也未知有以籤選者又  
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 准廣西除方面知  
府外其餘大小官負職事許本省別府州縣人負相  
兼選用至嘉靖七年奏 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等  
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酌諸



皇明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八十一  
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選之用籤由原任吏部  
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中有  
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

知其窒礙處迺其執性偏拘又不善於調停迨去任  
而沿及同事之臣見謂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  
道故有明知非是而聊且仍之者所以宜更而久不  
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

司一時 簡用矣此正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  
已乎 臣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爲 陛下言之夫吏

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有先於試政衙門  
稽勤惰訪行能者而又兩經過堂以驗其年貌蓋品  
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  
等項則加堂考以定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爲  
先後次第蓋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貴有辨  
也今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  
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授以  
偏簡縱不爲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人材也此  
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履任而輒爲請

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之極北或北人而處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卽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此似與官卑俸薄者尤不便焉故有膺一命而向人泣訴者矣凡此皆今日用籤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以致多有不便如此故臣謂其法之不經也臣非不知變法之意苦於公道之不能白而假是以濟其勢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臣惟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推補改調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盡掣之乎不能

盡掣而欲假是以蓋該部之無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猶夫闡缺之故智也闡始於公卒於弊而弊獨免於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公卽遵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爲新法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爲名况銓衡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皇明會典卷之九十八 月人卷一  
三  
陛下動思法祖獨奈何而忽此重務乎恐執此不變  
所妨吏治不小也臣故謂其當議也抑臣猶有說焉  
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慎之矣夫既  
慎而後用則貴信而勿疑蓋上用疑下亦疑而自沮  
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間堂陛通塞  
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須人最  
急 陛下誠寄心贅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  
其志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

國者非夫也此又

臣

欵欵之愚竊爲

聖明今日

望焉倘

臣

言不至甚謬

陛下幸採擇之仍乞

勅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乎時宜  
今後大選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諸今而  
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 請而該部以實意奉  
公行之少有徇私聽該科訪實叅奏庶政本肅清選  
法停妥深於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何  
東事之足憂乎臣愚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公等之民受其平... 命公等...

慎推用撫臣疏

戴

燦

萬曆二十年  
二月內上

竊惟撫臣專制一方吏治民生胥賴焉吏治不可一日不振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則撫臣之在地方誠重矣而在應天根本之地為急何也三吳之凋敝有年海外之警報叵測及此時而得人振刷之不容一日緩者也而問今日巡撫應天者誰乎李涑已奉旨回籍矣今調保定宋仕以代李涑又調江西任養心以代宋仕又調操江邵仲祿以代任養心計其遞為交代之期已需數月之久而茲仲祿已故矣江西

皇明留臺奏議 月八卷九十一  
之代又緩矣必江西得代而後保定有人保定有人而後應天可代況其間有山川跋涉之勞而不能無曠日持久之患乎則應天之代不徒以月計而當以歲計矣以今日之應天而寄于今日之李涑不惟涑視地方爲秦越而無任事之心卽地方亦視涑爲贅龐而無趨事之念矣軍伍久缺糧餉久乏戰備久弱俱付之漫不加意萬一卒然有倣胡以應之是重臣可虛而重地可委也可不爲太息哉臣每嘆近日撫臣無故調用朝受命而夕已渝席未煖而地已

易然在陝西甘肅等處猶曰邊方腹裏才品相遠也至於保定江西操江諸巡撫非有邊方腹裏之異似可無更調而直爲此紛紛也人皆駭之夫價不十者不易貨利不百者不變常以建牙重臣無故而數易之非所以爲體也既有東奔西馳之煩又多送故迎新之費非所以爲安也夫立法有常利國爲本從政有輕宜民爲上一舉而無益於國不便於民非所以爲計也況乎吏之賢否俗之媿惡非久延訪則不能知有利當興有害當除非久閱覈則不能定彼撫

臣蒞任未久於地方之利病正在咨求為政規模始  
有次第吏方拱手而受成民方拭目以待治而一旦  
乃遽奪之以去即無論之人情有所不順而於為治  
之道亦大甚拂矣此臣之所以日夜捫心為地方慮  
者也伏願 皇上嚴勅調用撫臣刻期赴任不許  
私便稽遲以緩 國家之急庶幾應天之代得早一  
日地方亦受一日之賜仍 諭當事諸臣今後撫  
臣非有甚不得已勿輕議調以為地方之擾夫當事  
之臣豈不知調之非便而顧樂於調者必以諸臣之

才品各有當也為地方擇人也臣之愚陋則以為與  
其調之於既用之後孰若慎簡用而謀之於始與其  
用之不當而速調之孰若任之久而責其成功夫  
國家擢任撫臣而必付公論於廷推誠重之也今則  
視為具文矣銓臣僉名出之袖中諸臣畫諾而已名  
為 廷推而實故事則欲求撫臣之得其人不可得  
也願 皇上更諭部院及科道諸臣今後遇推巡  
撫許秉直評論商酌才品與地方應否相宜要於其  
當不可使易逮其受事之後又遲之歲月考其成績

不效則治撫臣之罪間有改善民懷者不靳加銜使  
地方永賴以無負 聖天子計安元元至意則不  
易官常不廢時務而清淨寧一之化可興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而雍熙太平之風馴可致矣天下生民幸  
甚 臣愚幸甚 公曰念各山之時中清日甚而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  
正月上

臣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以  
成歲功故人臣受命於君各願修其職掌越俎代庖  
虞不克塞匪直才力所限要亦事勢之難兼也方今  
聖明在宥總攬朝綱行政用人悉由 獨斷頃者  
大典聿舉 恩赦旁流遠邇臣民罔不歡呼鼓舞  
于堯天舜日之下 泰運之隆真千載而一時矣矧  
遺佚在野之臣咸得奉 詔起用乃行取諸臣待

皇明留臺考議 月人類卷一  
補 闕下而不之及

聖意淵微臣愚莫能管

窺惟是留臺乏人至極差務兼攝爲難臣日與諸臣

之補以爲解任之計翹首白門視待 恩闕下者

望更殷焉臣稽 祖宗朝以留都爲 開天定

鼎之地設十三道御史以掌道務以備差使額有三

十九員與北臺稱並重後雖稍不符額而每次選補

新舊共計十七八員之外即臣於壬辰之冬誤蒙

聖恩簡錄臺末於時濟濟在事者猶有十二員大小

差務人肩其一故臣得畢力巡江以竣厥事嗣緣守

制歸田同時御史亦各星散留臺幾於無人臣于巳

亥之夏再蒙 聖恩起補南來共事僅四人而今

又去一人矣臣自待罪兼管山東山西陝西貴州四

道印務本年十月蒙 皇上差巡視鳳陽等倉次

年五月又蒙 皇上差兼京營京倉二十九年九

月都察院劄委巡視西北二城夫鳳陽係 陵寢

重地設九衛所官軍以爲衛設各省直錢糧以爲餉

邇年各屬灾荒徵解不前非躬省其地責成有司多

方催督不能爲三軍寄命而文移徃返掛號銷批清

皇明留臺考議 月人類卷一 一七



完查欠與京倉事務冗集如蝟加以京營之差閱操較射點馬選軍臨倉放糧渡江放賞各有期會尤爲旁午又加以巡城之差平息爭喧禁緝強暴五方之人雜處其間類多奸宄盜情人命無日無之振刷調停更爲紛糾夫臣一人之身耳以一身兼數務日夜靡遑寢食未暇時方料理糧儲而聞馬練兵適當其會何敢獨後旋思經營城務而省方督餉復際其期焉敢緩圖操瞻前顧後之心竭馳東騫西之力始猶勉強撐持久則神情困憊精血耗散頓起怔忡體貌

疴羸痰火日熾且

臣

父家居見年八十一歲日薄西

山不能啟口告養緣病思親積思益病時雖力疾視事難勉曠鰥之愆倘異日者廩庾空虛三軍枵腹兵

旅不振疆場多虞巡緝無狀畿民生奸

皇上一

一數以責

臣臣

將何辭以解哉故不暇自逸

臣

之分

也臣不敢言勞也不遑將父

臣

之情也

臣

不敢言私

也惟不稱厥職以負重任

臣

之罪也實臣之所大懼

而不容默默也矧

臣

之兼差俱久報命逾有歲月四

顧旁皇無人可代而同臺兩御史其差繁不下於

臣

以 聖明之朝豈果乏才而致令廢事若此臣竊

謂候補諸臣才經百練俊邁千人撫院所薦揚部院

所咨訪其賢數倍於臣臣以具官久妨賢路尤一念

耿耿不自安者臣向來靜以候 命未敢一言輕

瀆乃今年復一年事勢窮蹙萬不得已呼 天而

鳴俾下情上徹 宸聰縱不為臣子計勞逸亦當

為政務計舉廢而 蚤斷預圖之矣伏望 皇上

法 祖宗規制官不缺人念庶官職掌事不兼攝

速令吏部列名上 請 欽賜點用以布列於南

北臺省之間如臣庸病許以請告回籍為親侍養庶

久役之臣稍得息肩新補之臣協力抒悃在位在野

靡不感奮治人治法聿見修明億萬年 長治久

安之休端在是矣臣不任激切顙望待 命之至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萬曆三十年六月  
蕭如松  
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

乞慎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六月

竊惟江北鳳泗

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

為東南要害漕儲所運為西北咽喉實稱重地而撫

臣握兵坐鎮控要害而扼咽喉永奠國家億萬年

發祥之基實稱重臣故重臣一身去留關重地一方

治亂矧其人才望夙隆輿情共協則又不可輕去之

使賢者遂其高蒼赤失所倚也臣等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倉屯江務共有地方之責五月內接邸報鳳

陽巡撫李三才一本微臣自劾待斥按臣堅意謬推  
懇乞 聖明亟 賜廷議以濟河漕事奉

聖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來用  
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錯愕隨見漕臣崔邦亮按  
臣李思孝塩臣蔣以化三御史相繼具 奏而在  
朝科道之臣復交章有言矣言者連篇悉蒙

中格 臣等誼難緘默不得不爲 皇上請焉夫

皇上之去三才非以推托乎推托之臣不利于地方  
地方人所同願其去者也使三才而果其人去之誰

曰不宜而三才則實心肩事衆所信服從前撫臣中  
指不多屈者以實心肩事得推托之名 聖衷淵

微非管窺所能及矣 臣等習見三才其品孤騫其才

卓犖其氣剛正其心真誠惠澤足起疲癯威令足懾  
姦宄精神力量足投艱大而應糾紛自其撫鎮以來  
諸凡彰善癉惡興利除害不避嫌不避怨不避勞苦  
其心一主于任試讀在前建白諸疏論礦稅論姦逆  
論財用所由耗論治亂所由基侃侃數萬言忠誠愷  
切毫無回護匪獨以去就爭至以生死決推托之臣

皇明留臺奏議 卷之十一 陵三才矢心竭

有是乎頃因河流潰壅阻漕灌  
智崇論竑議抵掌與巡漕御史崔邦亮極譚平成石  
畫邦亮深嘉篤信而薦用之三才遂有按臣謬推乞  
賜廷議之疏其心蓋謂爲 國論治臣子分也會推  
任官 朝廷事也若因其言而薦其人則言以干進  
于義未可且時方與稅監陳增齟齬自劾待斥而又  
求治河無以明心跡故自鳴于 皇上見進禮退  
義欲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云耳初非  
簡命及之而畏難固遜也不謂偶觸 宸嚴頓以

推托目之使三才得釋重負縱忠臣去國不忘其君  
江湖懷 廊廟之憂而自此閑閑桑畝儘有餘適

三才固安心聽去矣惟是正直弗庸儉壬思逞自三  
才杜門候代諸所懷姦之人揚揚復出若狐兔幸虎  
豹離山而漸肆吞噬無論陳增程守訓輩益肆咆哮  
橫行歛怨即各監素稱安靜者亦不免惑于左右以  
致居者行者受毒不少法紀蕩然靡所隄防適留守  
司副留守韓有光以被論逞忿輒敢毆傷知府金時  
舒兇暴之狀同於寇亂罔所顧忌地方事勢忽至于

皇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此可爲寒心故江北士民見三才聽去有日皇皇無  
依若赤子之失慈母極其啼號千百爲羣不遠千里  
乞哀在事諸臣望其保留撫此重地且也淮北徐南  
異常水災田成巨浸窮苦萬狀草澤中逆惡盜黨寔  
繁有徒乘間伺隙斬木揭竿鼓怨誹無知之衆借礦  
稅播惡之名思以一朝發難禍變叵測若三才一去  
彈壓失人是撤東南之保障增西北之隱憂萬萬不  
可者况人才之生不數一代之才原以供一代之用  
以此異等而去之草野寧不爲天地生才惜哉故以

陵寢關係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安重地以時事多艱  
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共治理以才望夙著而言不可  
不留之以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不可不留之以  
孚衆志總之 皇上自爲封疆計而非徒爲三才

計去留已也倘非重地重臣有關治亂休戚臣等方  
鄙小人貪位固寵方嘉君子難進易退祇區區爲人  
一官爭去留不從旁成就三才爲君子而甘效小人  
附和俗態非夫矣是以躊躇候 旨不下而有此  
言所言無能加于諸臣而實非得已也伏乞

皇明留臺奏疏 戶部類考  
皇上仍查按差諸臣及科臣曹于汴臺臣袁九臯史  
學遷等諸疏則知諸臣所以惓惓于重臣之留者爲  
重地也爲天下國家也 特賜諭令李三才照舊  
供職盡展其才庶災黎更生群兇落魄其于治安非  
小補矣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催用部院請和衷疏

朱吾弼

臣攷之都俞吁咈之朝事必備官師師濟濟而世躋  
昇平猜忌傾險之朝官多兼事滄滄訛訛而國因危  
亂振古不忒若影響然故英君誼辟不愛爵祿以收  
豪傑而賢佐良臣每忘恩怨以圖治安上慕師濟之  
盛軌下醜滄訛之澆風臣於今日不能無深慨焉今  
之日何日也 皇上仁孝疎於臣郊

廟惕勵弛於

朝講土木興於

宮苑蓁蕪滿

於

殿陛群小肆於中外正士錮於囹圄閭閻掃

皇明皇朝通志卷之八十八 人倫類卷一  
二十六  
於礦稅郵傳疲於推挽流亾驅於旱澇郡縣艱於支  
撐草澤多攘臂而生心冠裳胥感額而短氣閣輔不  
得効焚詔補牘之忠臺諫無從致折檻引裾之直歷  
稽史冊治平之時鮮有景象至於斯者迺災變之疊  
見若異若常不爲殃悖逆之迭出輒起輒滅不爲害  
此無他故特以 祖宗之德澤淪浹旣深

祖宗之法度嚴密難犯 皇上獨神其斷有莫測  
之恩威臣下各守其官無不供之職業耳第彼守其  
官者寧以身庇民不敢戕民以愛身寧以官明職不

敢溺職以戀官寧蹇蹇諤諤以獲罪於

皇上不敢唯唯諾諾以取譏於當時豈其欲惡非人  
情哉亦惟 國家有 大計典不可逃賢士大夫有  
公議論不可干於是人用凜凜 祖制京官伍年

一考察茲萬曆三十二年倣古三歲計群吏而弊之  
正考察外官期也令甲凡不肖者各省直撫按糾之  
兩京科道又糾之吏部都察院合以吏科河南道之  
公評而軒輊降黜之吏部主之者尚書叅其議者則  
左右侍郎也都察院主之者左都御史叅其議者則



皇明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八  
副僉都御史也尚書李戴方被劾

請告重於自

為避怨左都御史溫純又剛直寡和難於獨任秉公  
避怨重而左右無分其責者勢不得不模稜了事秉  
公難而副僉無贊其決者勢不得不遷就因人一模  
稜了事一遷就因人將毀譽出於愛憎是非必不公  
將殿最淆於是非勸懲何所示究也以幽明之公典  
快好惡之私情卽世號太平猶懼官評倒置民患縱  
橫矧民患縱橫而官評倒置是不能拯民于水火且  
益之焚溺矣臣謂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

史當此 大計時決不可無人者故曰 大計關繫

匪輕大臣委任難闕寔喫緊時事臣非無故而發喟

然之嘆矣邇以 楚王一事諸臣見旣杓鑿意遂矛

盾詎知或叅輿論或據習聞或持大體或泥疑心總

非恩讎之私要不失為君子如閣臣沈一貫及諸臣

所云然者叅輿論而持大體默契 皇上之神斷

天下誰不是之而部臣郭正域則以楚人習聞楚語

自武岡王媒孽以來凡楚人惑楚語者十而九匪直

一正域矣正域疑心生於習聞固執有之必無他腸

皇明留臺奏議 卷一  
獨怪正域任真太過以楚城之人遇 楚王之事例  
應迴避既不能先事別嫌復因人言急於自明至發  
楚王之壽金其淺之乎爲量宜來衆口之哢哢併累  
閣臣沈鯉又累部臣李廷機夫非正域此舉不厭人  
心哉要之玉不爲石瑕不掩瑜就楚事論正域在正  
域終難文過飾非而正域之生平居已峻疾惡嚴臣  
與同官 留都頗服其門無私謁行有師模迨轉北  
而署秩宗議謚法正文體攻異教種種犯人所忌毅  
然不顧不可謂非端人故沈鯉李廷機重其人而過

信之

聖明在宥碩彥在列 朝固多賢良方正

若鯉若廷機若正域或未必能先之倘宏其識量竟  
其才志安得以一青輕訾正域耶臣謂以楚議言去  
者皆 皇上社稷臣不可不惜才爲

社稷計令之各安位而行志也况元輔一貫荷阿衡  
之眷任次輔鯉蒙東山之 特起礦稅之使未停

縲絻之臣未釋 國事日非民生日促此乾坤何等

時也爲二輔者所宜且暮皇皇如恥吾

君不爲堯舜恥吾身不爲伊周同三輔朱賡合誠以

感動多方以幹旋斯不負

皇上斯不負所學今

袞闕百不補一忍遽言去耶昔齊景公以梁丘據爲和而晏子以和者五味相濟五音相成病梁丘據之同也非和也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傳爲美談爲國家而忘私讎者卒來負荆之請臣方以都俞吁咈之隆望之

皇上豈諸臣肯出數子下

耶然必

皇上盡加

溫慰使之同出供職毋

襲近時託疾之故套務追上世揖讓之休風各捐私忿共矢忠貞不責人以梁丘據之同而以下殿不失

和氣爲國忘私負荆請罪者是法乃可耳不然猜忌一生傾險必至君子分黨小人交構一時師濟之美傳爲滷訛流毒於國可勝道哉臣以年來

天聽日遠疏多

留中每慚戇率徒彰

主過無益治機類於葉蟬久矣顧天變人離已極世情局面已非終不能違心結舌以負

皇上敢復遠怨而怵禍耶臣是以冒昧懇

請伏乞

皇上悼

國步之孔艱憫世風之漸薄

重乎計典先之和衷亟以

旨促李戴會同九卿

皇明會典卷之八十八  
科道公推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史隨  
賜點用佐戴與純協恭秉正以完考察又以

旨促輔臣早出閣辦事正域毋更言去同廷機進部  
供職庶諸臣之猜忌釋雅道全而治平可坐致也不  
然人人以去爲快不以留爲樂舉

朝註籍時當入觀班行落落如晨星胡可令衆庶見  
耶此 明示諸臣釋嫌和衷各出供職以共襄上  
理者又 臣所惓惓也 臣愚靡所短長僅爲  
國爲民一念真切樸忠所激忌諱頓忘所恃

主聖臣直生死進退漚露眎之遑他恤耶 臣無任隕  
越皇恐待 命之至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竊謂古之帝王不愛異數殊寵以收賢豪而古之賢  
豪必欲進禮退義以敦風節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  
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差屯倉江上者與鳳陽巡撫右  
僉都御史李三才已四年共事地方而秣陵去淮陰  
盈盈一水其忠直端亮家視國子視民焦勞拮据  
不遺心力若置恩怨榮辱生死於度外又人人耳而  
目之有臣如三才真所稱社稷臣惟社稷  
安則悅不安則不悅者矣皇上自爲社稷

計或偶中群小先入之言不快其憂危謹論故陽去  
之陰留之將顛倒豪傑而盡其用 聖衷淵邃非

庸愚所能仰窺其時 臣等曾繼按臣李思孝蔣以化

及北科道諸臣懇 請候 命 臣等日以匡襄

望閣臣之不靳補牘日以職掌望銓臣之不憚叩

閣今且兩更歲月三才竟不蒙 旨加職惻留又

無人得代以去類於羝羊觸藩狼之跋胡彘尾矣雖

三才真品真忠實心實政無一念不汲汲無一事不

皇皇未嘗以 皇上去留二心乃開府大臣所云

推轂而遣專閫而聽文武是憲軍民具瞻者名不占

銓曹之尺籍祿不享司庾之石儲縱三才浮雲富貴

敬事後食於 皇上之敬大臣謂何昔范叔上昭

王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

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

久留臣無爲也正三才今日之謂也鳳泗爲

二陵根本重地奠輦之非三才不可中使爲數郡生

靈醜毒調劑之非三才不可河伯爲祟漕運多虞草  
必謀逆浮屠聚奸閭井滿目憂愁倭奴有心窺伺計  
利害緩急而隨時整頓消弭之又皆非三才不可三  
才爲 皇上奠鞏調劑整頓消弭一切能人所不  
能屹然東南長城卓然中外端表勞不爲不大功不  
爲不多治衆不爲不能則祿之爵之官之極其富厚  
尊顯以一三才風勵天下之爲三才者正宜首加  
恩禮奚而實用之名舍之令三才進不得據用行之  
樂退不得遂舍藏之高耶此三才所以 請去不

一而足固自重宜爾亦爲

朝廷重地方爲地方

重重臣耳

臣

等近閱邸報所據祖廣才出首獲妖人

鄭才之子鄭國柱又供有鳳陽等處爲佛頭薛真王

臣等總領一百餘會約萬餘人得非趙古元輩孽黨

乎戎心叵測乘間伺隙不敢竊發者未必非三才顯

制潛杜力也誰謂淮上坐鎮可一日無三才耶語云

任賢勿疑又云疑人勿用

臣

等亦知

皇上之賢

三才任之用之無纖芥疑者惟 君之使臣有禮

臣之自處有義古昔盛時上下相成禮通於去留義

嚴於出處 皇上誠為重地果不能去三才則當  
 以禮強之留而三才義不得更言去如 宸衷終  
 不欲留三才則當以禮聽之去而三才義難於苟為  
 留庶用則行舍則藏在三才出處有據使人知  
 皇上大有為之作用非常而親賢任能終不以讒間  
 蚤有譽於天下豈不休哉 臣等共叨言責不容坐視  
 溺職上為 國體下為地方盡欲為 皇上求治  
 安冒昧竭誠以 請原非敢為三才私者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得人惟艱重臣去留匪輕

勅下吏部即將三才通論資俸增秩進階特加  
 溫慰照舊安心供職紓  
 皇上南顧之憂則地方幸甚 臣等幸甚 臣等無任隕  
 越待 命之至



臣惟張官置輔者宰世之具也控要扼衝者保治之  
謨也故明主不以神聖而廢股肱之佐盛世不以泰  
寧而忘根本之憂古之帝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土  
崩瓦解之禍者凡以加意官僚之任而能制輕重之  
勢也乃今所稱地之最重而重臣最不可缺者孰有  
過于留都者乎蓋當我太祖之起淮甸也首  
議取金陵而其時陶安贊之曰龍盤虎踞此帝王之  
都也據以臨天下何向不克  
太祖如其言竟由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十日

皇明會通卷之二十一  
此肇萬世之業豈非以地跨中原瓜連數省防江備  
海誠握其要則天下可不勞而定哉我太祖成祖再  
造區宇定鼎燕京至于設官置吏南與北未嘗不  
相埒夫以成祖之睿聖豈不知省官之爲便而  
必不省者誠見夫祖宗之陵寢在焉  
國家之咽喉係焉非衆建庶官則不足以控制遐方  
彈壓重地耳我皇上初登大寶虛懷任人大小  
相維南北並重維時庶政修舉海內乂安治幾與  
二祖比隆濟美矣邇年以來嗜好少偏登用弗廣以  
猜疑成壅滯以壅滯成廢格在皇上方謂慎于

用人在諸臣亦且澹于用世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  
來或來而輒去有一署缺至數官者有一官缺至數  
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兩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  
京大臣之缺而歷數之如吏部缺矣總督倉場缺矣  
禮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  
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間有一二已點已  
任者又屢辭未至久歸未旋矣夫吏部缺則統百官  
者爲誰總倉缺則理軍儲者爲誰禮部缺則司典禮

者爲誰兵部缺則詰戎兵者爲誰工部缺則富邦土  
者爲誰都察院都御史缺則掌風紀者爲誰通政使  
缺則達幽隱者爲誰大理寺正卿缺則評冤抑者爲  
誰優游家園者尚抵任之無期遷延不補者又懸缺  
而廢事徒使一戶部尚書張孟男也旣管本部矣又  
管倉場矣又管吏部禮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旣  
管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僉都御史耿定  
力也旣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 聖明之朝原不乏之士今乃使一

官而兼數官一人而攝數篆縱使諸臣之才力固足  
以勝之然事非專制官屬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  
事之不弛乎况今採權之擾遍及閭閻稅契之議洵  
洵未息農夫怨于野商賈怨于途生民之顯禍

國家之隱憂真有不可勝言者儻有陳勝吳廣之徒  
乘積玩積怨之民心因而鼓煽其間而傑黠者誘之  
脇衆以窺茲土臣恐二三大臣顧東則遺西支左則  
漏右臣祖宗二百年創業之地亦大可爲寒心矣  
昔寧庶人南昌造變意在直搗 金陵然竟趑趄

安慶而不敢下者非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威名  
智略有以奪其氣而屈其謀哉由此言之 留都之  
大臣胡可忽也胡可缺也且也任用大臣非但用才  
亦以養才蓋其素所監立表見者習熟於 人主  
之耳目一有軍國緩急簡而補之如探囊而取挈券  
而求無不如意不然無事而忽之有事而求之不亦  
難乎我 皇上誠爲養才計爲 根本計爲  
祖宗之 陵寢 宮闕計則夢卜延訪正惟其時  
烏得視 留都爲曠地視大臣爲贅員顧乃寘而不

念哉 臣 新入陪京值大僚多缺其蕭條寥落之狀不  
忍見聞故首言及之伏惟 皇上穆然深思逸然  
遠覽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源 勅下吏部令已  
點用者速來到任未推補者速爲推補其托故久歸  
未旋者勒令嚴限復職庶在位有師師濟濟之風而  
國家享磐石苞桑之固矣 留都幸甚宗社幸甚 臣  
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不似射息於... 命之至

國家享樂... 留帝幸其宗壇幸甚

未幾... 輝照... 風而

照用... 來隆... 姑入

表... 重之... 感

必... 姑首... 皇... 風

合... 人部... 大... 魁... 其... 之... 水...

請添設南畿學院疏

孫居相

臣惟國家設學校為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

學政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於畿輔學校與他方

不同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

也第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

踈非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

欲督學使者歲考一周母得類考良有深意南畿

為聖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文視各省為獨盛

先是學臣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迫賓興輒草草以

皇明會典卷之四十一  
類考結局儻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卽類考不能完勢不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亡論力學青衿靡以自見卽功令踈闊士風日流動恣淫蕩習成浮靡攘臂公庭把持曲直規造蜚語淆恩是非甚至聚衆而效弼澤脫巾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自楊宏科任甫期年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黃陞又且以憂去矣士心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爲酌議恐

國家雖有一歲一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

日爲權宜計則有按臣分校之說爲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耳當此臺臣寥寥若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卽將見在南畿按臣改爲督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考之十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

蓋按臣行部有察吏慮因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  
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  
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為其不專故耳南畿地方遼  
闊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  
一管應安廬鳳徽寧池太滁和廣德一管蘇松常鎮  
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閱歲一告完則考課  
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士風大有裨益乎儻  
謂增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臣未可輕議臣則  
謂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二或將

三按臣損一為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是一更  
置間吏治無損於前士習更新於後亦一議也若以  
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如順天  
如宣大比比皆是何獨至於南畿而疑之乎臣待  
罪畱臺謬有建白之司祗役南畿兼膺地方之責  
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為便不敢不竭  
其愚以備聖明採擇伏乞勅下部院再為  
酌義萬一臣言可採亟為覆請施行臣無任屏  
息待命之至

乞補叅贊總督大臣以安重地疏

蕭如松

三十二年九月上

臣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鳳陽等倉隨因京營京

倉乏人復蒙

聖恩委

臣

帶管

臣

竭力兼攝蓋逾

五年于茲每思

國家大政在兵與食凡營倉當行

條款當革弊端

臣

與科部諸

臣

隨事整飭罔敢弛廢

臣今得代而在事與接管者固能行之

臣

不敢瑣瑣

以瀆

聖聽顧

臣

所慮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不

在諸司之乏人而在大寮之未備則叅贊機務與總



督糧儲兩大臣所關營伍倉場匪輕也可聽其久缺而不爲 皇上言之乎夫 留都爲 聖祖開

天定鼎之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 王

氣所鍾 宗廟 陵寢在焉誠 根本要區與

燕都並重也者 令甲設錦衣旗手等五十二

衛所官軍以徠環衛卽選各衛兵勇分爲大小 神

機等營隨時操練非以壯 國家之神氣乎而總攬

兵權則于兵部尚書寄之奚又設錦衣旗手等三十

餘倉以儲軍需歲責額派正供于浙直江廣等省依

時轉輸非以固 國家之元氣乎而總督糧儲則于

戶部侍郎寄之矣邇者六部多屬代攝九列半空南

京則落落如晨星然兵部缺叅贊數易春秋屢經會

推未荷 俞允戶部缺總督雖曾一補不得其人

隨已去位故年來三軍大閱登壇無尚書而代庖者

任匪專責人有玩心卽內外守備各自爲政兵權罔

所屬矣事關機務誰其任叅贊耶各省運餉臨倉無

侍郎而越俎者未奉專 勅終難責成卽省直額

糧多有逋負催檄罔所行矣倉廩虛實誰其任綜覈

耶故

臣與科

臣

巡視京營在巡營務之張與弛也

贊缺而控制無籍不能不為寒心

臣

之巡視京倉在

巡倉場之利與弊也總督缺而會計無資不能不為

扼腕且都城五方雜居奸宄潛伏不時窺伺已多隱

憂而民間苦礦稅之橫征迫饑寒之無賴在在思亂

求逞故今南直隸各屬地方或報天變或報民災絡

繹不絕占者謂兵荒之兆亂萌已形倘有不軌之徒

乘隙倡亂揭竿而起搖惑人心震驚

陵寢竊恐

居常責任無屬臨時緩急奚裨欲整兵而叅贊無人

難望運籌決勝欲餽餉而總督無人必至枵腹脫巾

其為地方之禍可勝道哉夫事變未至而先言之見

謂其迂變至而言言之晚矣

臣

固不忍以未至之變

嘵嘵于太平無事之時而禍機可虞計慮宜蚤故雖

已釋負猶抱杞憂不能不望

皇上加意用人以

為重地計也况

聖主當陽賢才迭出在

朝在

野儘足備

皇上選擇柰何艱于一點而使官之

缺乏國之空虛如

今日乎哉伏乞

勅下吏部

將前後會推叅贊總督諸臣列名上

請亟

賜點





